

人海新潮

社會秘密真相



上海中央書印行

明珠浴血記

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編輯者：平襟亞
校閱者：時孟隣
發行者：中央書店
印 刷 者：中 央 書 店
分發行所：各省各大書局

(全書四冊)定價大洋三元

◆行發店書店中圓家麥海上◆

社會奇情
長篇小說

明珠浴血記

第四冊目錄

- | | | |
|------|----------|----------|
| 第廿五回 |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
| 第廿六回 | 蕭牆多變禍起奸奴 | 野道追蹤欣逢舊友 |
| 第廿七回 | 峯回路轉祕窟追蹤 | 水到渠成羣兇授首 |
| 第廿八回 | 醜態畢呈皮毛未附 | 驚魂甫定骨肉初圓 |
| 第廿九回 | 述往事黑旗飄赤水 |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
| 第三十回 |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 慷慨論交開門揖盜 |
| 第卅一回 | 劍覓延津心勞二豎 | 珠還合浦目斷分鸞 |
| 第卅二回 |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 買檳還珠勝將碧血 |

第廿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話說胡大海魯振標不叫不喚猶可一叫喚倒害他悶壞了不看不摸猶可一摸看更將他嚇昏了原來這位老人家並非裝聾賣啞假癡假呆更非偷嬪任性不歛不保列位做夢也想不到他竟已經學中古時代的那位陳搏先生大睡五百春秋從此以後再也不肯睡醒了胡大海魯振標驚魂甫定疑團愈堅當下橫翻着兩雙白眼倒抽了一口冷氣忙回頭招呼衆人一齊入內先將室中查勘了一番隨卽將床上高臥的老人細細驗視只見這位老人遍身上下全無半點傷痕毛髮皮膚一概完好如同生人大眾咄咄稱奇昏昏欲醉胡大海重又將那老人的眼輪面色留心省察知道這老人眼輪上尙有微光大約身死必不滿二十句鐘以外再看他的面色灰白雖屬死人常態但是他灰白中却另含有一絲紫黑色。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一記血浴珠明一

並且眉縐鼻塌唇閉齒挫。想他將死的時候必定受有絕大的痛苦。血輪沸到極點方纔慢慢的斷氣。所以他死後會有這種現像。據此看來這位老人所以致死之由決非因老病的關係。壽終正寢一定又是被人謀殺。說到這謀殺的手段。大半是用毒藥酼害。不過此刻未經剖視還不知道究竟係什麼毒物所致。胡大海看得清楚便轉身向衆人報告一切接着宋明又上前將這老人身上的衣物逐件細細翻檢查考。知道這老人生前處境必然極優自奉必然極豐而且必定十分嗜好烟酒故而他的貴重衣服上也濺染着累累的酒痕。今雖身死衣袋中還留剩有十幾枝大連最流行的名貴捲烟齒縫裏還掛着破殘的烟葉並且案上既然酒瓶羅列衣袖中更有新開酒瓶上的橡皮屑子可見這老人死的前幾刻鐘必定還在飲酒吸烟然後受毒畢命——不過他如何中毒以及所

一記血浴珠明一

受是何毒物却一時無從查悉再看他頭上所戴的一頂便帽乃是大連
某某商店所製的新式物品尙有十成新色可見他買來似乎還不甚久
料想這位老人必定新從大連而來但不知道他因何來到此間連姓氏
里居也不容易查出只從他的面目鬚髮種種儀表上推考活像一個江
西老表餘外就更無一物可以做案中調查之據可有一件事情深令人
茫然不解就是這位老人外面的衣飾雖然十分華美像一個極上等的
紳士不料裏面貼肉的汗衫內忽穿着一件破舊不堪的背心上面泥污
殆遍比尋常的泥水匠還要齷齪幾分宋明看得又是好笑又是驚疑想
了半天依然毫無心得便也回身將這情形告訴大眾大眾也祇有皺眉
不答的分兒丁區官沉吟了一忽兒便命人將屍體移下又在床上尋視
了一番也沒有一件要物可作案中要據只得暫且擱下彼此擾攘終宵

一明珠浴血記一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鑑金沉九天影亂

不。知。不。覺。這。時。候。天。色。已。將。明。曉。了。衆。人。忙。了。一。天。又。一。夜。未。睡。往。來。奔。
走。馬。不。停。蹄。便。都。有。些。困。倦。丁。區。官。已。倒。身。在。一。張。沙。發。上。坐。上。口。中。只。
叫。衆。人。稍。息。一。忽。兒。再。說。胡。大。海。等。一。行。人。便。也。一。齊。倚。坐。在。幾。把。椅。上。
餘。外。十。幾。名。警。察。也。都。在。室。外。地。下。團。團。盤。坐。少。不。得。又。將。案。情。測。度。了。
一。陣。大。家。七。嘴。八。舌。紛。紛。呶。呶。仍。無。定。論。此。時。丁。區。官。的。坐。處。正。近。靠。着。
那。張。長。桌。一。眼。瞥。見。桌。上。有。十。幾。隻。酒。瓶。五。光。十。色。美。潔。悅。目。不。禁。心。中。
一。動。隨。手。取。過。一。瓶。見。裏。面。尙。滿。貯。着。琥。珀。金。光。的。好。酒。忍。不。住。像。渴。渴。
時。望。見。梅。樹。的。情。態。口。中。涎。水。汨。汨。的。溢。出。恰。好。桌。上。又。放。有。四。五。個。酒。
盞。便。也。順。手。拿。了。過。來。回。身。向。衆。人。笑。嘻。嘻。的。說。道。諸。位。辛。苦。了。一。天。此。
刻。想。都。勞。頓。非。常。了。既。然。有。這。現。成。的。好。酒。何。妨。慷。他。人。之。慨。我。們。大。家。
分。飲。了。吧。衆。人。還。未。及。答。言。丁。區。官。早。高。聲。喚。了一。名。警。察。進。來。將。手。中。

一記血洛珠明一

的。一瓶酒。并。一隻酒盞。交給那個警察。命他拿去。大家分飲。自己轉身。又取了一瓶打開瓶塞。先滿滿的斟了一杯。奉與魯振標。又酌了一杯。交給胡大海。宋明。然後自己也篩了一杯。湊到嘴唇邊。剛要仰着頸子骨都的一飲而盡。說聲遲。那時快。只見胡大海將那杯酒放在鼻上嗅了一嗅。又舉在燈光下照了一照。便疾如鷹隼的聳起身。立厲聲高叫道。諸位且慢喝下肚去。這酒不好！——不好！酒中有毒。喝下去就有性命之憂。衆人喫了一驚。相顧錯愕。正思詢問。早見胡大海將那杯酒向桌上一潑。頓時嗤的一聲。如經火烙。大眾不禁齊聲詫異。連忙放下酒杯。搖頭歎恨。胡大海早跑出門外。止住那些警察。不要喝酒。不想已經遲了一步。內中有一個警察最貪口腹。素喜飲酒。嘴饑手快。早已搶先喝了一杯。下肚。其餘的聽見胡大海這般一說。忙都止住。再看那飲酒的警察。離開飲酒的時。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間。不。過。十。幾。秒。鐘。光。景。——聽。了。胡。大。海。的。話。還。沒。有。什。麼。表。示。——頓。然。面。容。失。色。雙。手。捧。腹。口。中。只。叫。了。一。聲。噯。呀。！好。痛。呀。！好。……聲。猶。未。絕。詞。猶。未。畢。便。已。咕。咚。一。聲。歪。身。倒。在。地。下。手。脚。連。連。伸。縮。不。上。四。五。分。鐘。竟。隨。了。那。位。床。上。高。臥。的。老。人。家。一。同。尋。黃。梁。滋。味。做。太。白。知。音。去。了。大。家。又。猛。然。齊。發。起。一。聲。喊。來。丁。區。官。更。是。驚。惶。萬。狀。慚。恨。萬。分。忙。走。上。前。將。那。警。察。細。看。只。見。他。業。已。氣。斷。身。寒。眉。蹙。鼻。塌。面。色。紫。漲。雙。目。緊。閉。手。足。綿。軟。種。種。現。象。都。與。那。老。人。如。出。一。轍。略。無。歧。異。不。禁。口。中。連。連。叫。怪。接。着。便。見。胡。大。海。在一。旁。縮。項。噏。舌。道。嘻。！險。哪。！險。哪。！這。兇。徒。們。的。手。段。真。個。惡。辣。很。毒。算。得。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幸。虧。我。們。見。機。得。早。放。手。得。快。如。其。不。然。——祇。要。推。扳。一。分。鐘。左。右。只。怕。我。們。這。一。羣。人。便。都。要。同。這。警。察。老。人。一。個。樣。兒。一。失。口。成。千。古。恨。再。搜。腸。已。百。年。身。誤。

一記血浴珠明一

服這毒酒喪命了。據看這酒中的毒藥乃是俄國暗殺黨中近年最新發明出來的一種液體毒物。賦性最烈見效最速無論什麼食物當中只要放下這個藥液含有百分之一的質量吃下肚去便能在幾十秒鐘以內將那人全身的血輪沸至極度立刻斷腸斃命。我前年游歷德俄各國之時曾在莫斯科一個毒物學研究的大醫士處見到這藥便向他請益略知門徑懂得辨認這毒物的方法一向在中國却用牠不着不想今天却賴此救了我們同行十餘人的性命。真個是萬險而又萬幸啊。說罷大眾思前想後兀自震駭。萬分丁區官忙命人將毒酒依舊裝入瓶中。後將老人和警察的屍首安置妥善。然後一同回身走出石室。看時天色業已大明。一輪紅日漸漸冒出地平線。畏滿園中俱被陽光照映得通紅。丁區官帶領着一千人等一面走着一面四下裏留心觀望看看走到了前回程。

一記血浴明珠一

不青所到的那個亭子旁邊忽然魯振標口中咦了一聲便俯身下去在路旁草地中拾起一樣東西看時原來是一枝籐製的手杖這時候只見宋明從旁發出一種驚訝的聲音說道奇呀！這根司的克不是程不青君時常携用的麼怎的會流落在此地呀胡大海和魯振標也齊聲說道不錯不錯這根司的克正是程不青的東西看來程先生一定到過這地方的了但不知道究竟吉凶如何啊接着又見丁區官微歎道唉！不用講這根司的克既然拋落在這裏當然程不青已經凶多吉少了我想程不青必在此處與凶徒等有一番苦爭惡鬥方纔匆忙窘急中遺失這根司的克在草地內我們於今索性再仔細尋找一番或者能彀另外有所發見也未可知呀說着大眾便一齊向前行走直到亭子上尋視了一遍再向亭外四下觀望但見園中花木依然羣子鳥不驚美景勝境足供流

一記血浴珠明一

連那亭邊牆角有許多背陰的地面上尙剩些未化盡的殘雪黑白碎列全無人迹物印衆人巡查了半晌毫未尋出半點證據只索罷手（如何未發見亭子旁邊程不青所墜入之石室豈作者之無心漏脫抑竟有意弄巧耶）依舊由那小耳門轉入鄧洛普那邊園中又尋了多時也略無所獲這時已經有八點多鐘了丁區官便與胡大海宋明等諸人商議了一回後命兩名警察在村中借了一隻小舢舨船從先前所入那間石室的鐵櫃中懸了下去探尋那條暗徑的出路果然一直可以直到村前那條小河那出河之處係由一叢樹林中有一面懸崖底下冒出兩名警察探罷回來報告一切丁區官便又派幾名警察將內中三具屍首一齊運出由火車載回上海招尸親認領再派兩名警察看守這兩所住宅以防將來或有其他變故支配安頓已畢然後率同大眾坐着快車趕回上海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一記血洛珠明一

天色已經不早了。大眾又在警署中議論了一番，便由丁區官傳下命令，一面喚人將王鄉紳的凶音告知，王靜佳母女將那老人的屍體抬到驗屍所陳列着，招人認視。一面再派十幾名警察由魯振標宋明率領着前往捕捉朱光祖、陸百四兩人，又差胡大海到各報館刊登招人認屍的廣告。並將毒酒帶往化驗處考驗到底是什麼毒物。布置既定，衆人領命紛紛外出，只剩下丁區官一個人留在署中，便又教人將那誤飲毒酒斃命的警察家屬喚來，告知致死的原因，多方安慰，優予撫卹，命其領屍安埋。（不拋漏警察一節真個面面俱到。）然後自己獨坐在辦公室裏，靜候衆人的回音。這時天已入暮，丁區官枯坐無聊，先將案情通盤想了一陣，隨又背剪着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聽那壁上的一口掛鐘滴搭滴搭的走動着，由八而九，由九而十，一點鐘了。衆人還杳然一無回音，心中

一記血浴珠明一

不由焦急非常。接着看那鐘上的長短針已經到十一點半了。忽然聽得鑑。鑑。鑑。一陣亂響。定睛看時。只見那電話機上的鈴聲搖動。情形似乎十分急迫。忙上前將耳機拿起放在耳邊。便聽得裏面高聲叫道。是誰呀。你是誰呀。丁區官忙答道。我姓丁……你是誰……便聽得耳機內很急促的說道。是區長麼……我是魯振標……話聲略略一頓。接着又道。我是宋明……我們有要言回告長官……丁區官已成了驚弓之鳥。以爲又有什麼事變發生。心頭突突的跳個不已。忙顫聲問道。什麼要事……莫非朱光祖等在逃麼……還是又……那邊答道。不錯。朱光祖等已經逃匿無踪了。並且……案中又生出了岔子咧……丁區官準備已久的曖莫呀。二字不禁衝口而出。連忙問道。什麼……什麼岔子。什麼岔子……莫非又有什麼命案發生嗎……嘻可了不得……那邊答道。不是……不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一記血溶珠明一

是……倒不是什麼命案乃是昨天夜裏歐洲銀行中被盜計失去十萬元以上的銀票兩張並且楊漢雲和方楚生也在昨天晚上失去無蹤了……說罷丁區官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忙了半天方說道這般說來這事故越出越多案情越弄越大了真教我們手足無措應接不暇可怎麼好呢……你們此刻可曾到歐洲銀行勘驗過形跡麼……聽筒內答道不錯我們此刻正在銀行裏查驗呢現在那銀行主人錢通神萬分惶急向我們說道這兩張銀票乃是一位江西鉅商所存的款項在前三天收到便由錢通神親手藏在總管理處裏的一口鐵箱裏面當時房中並無別人只有楊漢雲一個人在旁邊曾經看見這筆款子到了昨天楊漢雲忽然向錢通神告假一日說有要事須往蘇州一行錢通神當場允許所請楊漢雲便匆匆的走了直到現在未見回來今早恰逢那商人來取這筆

一記血溶珠明一

款項錢通神預備打開鐵箱取出忽見鐵箱上的鎖門已經破壞心知有變趕緊開箱展視箱中各物倒都文風不動只那兩張銀票已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了錢通神這一驚非同小可在房中搜尋一遍那裏還有踪影這個當兒恰遇我們往捕朱光祖等未獲歸途上經過此地便同到王鄉紳家裏報告凶音忽聽得隔牆人聲囂雜因轉過去詢問纔知道已經被盜竊去鉅款我等考慮之下都疑在楊漢雲身上就派人往尋已沒踪影楚生家我們忙趕到方楚生家中追問却連方楚生也不知道是什麼跑出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記 血 洛 珠 明 —

第二十五回

一杯酒盡萬古愁消

千鎰金沉九天影亂

第廿六回

蕭牆多變禍起奸奴

野道追蹤欣逢舊友

一記血浴珠明一

話說宋明和魯振標在電話裏繼續報告道後來還是從前派去偵視方楚生行動的小僮阿虎出來說知楊漢雲在昨天清早到方楚生家裏來和方楚生在房間裏低聲密議了好半天隨卽一同出來直到現在還不曾回來如此看來楊漢雲方楚生二人實在有種種形跡可疑之處在這案內終難保必爲善類我們此刻打算馬上去四面追緝他們請長官稍候片音我們就會有回音來的……說到這裏丁區官正想吩咐他們幾句話鈴聲又是一動便寂然了丁區官只得拋下耳機在沙發上倒身坐下口中不住放聲浩歎事到此間的確像銀幕上的離奇電影一般後面的變相萬非尋常腦力所能想像得到只得光着雙眼企待衆人的回音——且列位看客這部明珠浴血記說到這裏在下又要蹊徑別開波

一記血洛珠明一

濤突起另外重提一件事情了。我想列位此時必定心牽目繫像那呆坐在辦室裏的丁區官一樣急欲一觀這警署諸人以後的究竟就是我着書的寫到這裏也有點眼癮手痠了恨不得把以後的情節一股腦兒說出一來可以使管城子楮先生得以稍息稍息二來也免得那一般不會看書的先生看到這裏不要批評在下這部書做得太冗長大叢瑣不會一張口把八路事一齊說出令人看得有些生厭怎奈在下這部明珠浴血記在當日事迹發生的時候那造化小兒既然故意鑄出許多枝節著書的又依小說家的慣技少不得故意裝頭添尾弄出許多花樣現在騎虎難下勢不能虎頭蛇尾草草終場鬧出個跛腳驢子半截觀音的笑話來總望列位看官少安毋躁再往下看還有不少奇怪的情節在內呢話林絮話於今却要說到案情歸根發源的真相了且說蘇州警察署自從

一記血洛珠明一

那天柳亦青被殺之後那位區官顧王言便也甚爲驚異接著楊玉纖家
中又報小兒阿蓉失去顧區官立刻派了幾名偵探查探此案還恐不濟
又另請一位有名的私家偵探出來幫忙這私家偵探名叫江平乃蘇州
光福鎮人氏歷來破案甚多頗爲警署中所倚重這回經顧區官再三請
託便用心將案中細節詳密調查了一番得悉柳亦青的父親柳樹模乃
是一位海軍少將與方楚生的父親方蓋臣同職後來因與日本開戰政
府派他二人同帶了兩隻兵輪協力抗禦不料敵勢猖獗華方兵力單薄
衆寡不敵兩人所乘的兵輪在敵艦炮火環攻之下忽觸水雷爆炸全船
碎沉無一生還凶信傳到京城政府大爲追悼恩賜兩人的子姓世襲雲
騎尉之職所以柳亦青和方楚生都擁有這一條虛銜光陰荏苒不覺已
有二十年之久不想柳亦青忽然遭此意外細察就裏方楚生實屬大大

一記血溶珠明一

第二十六回 蕭牆多變禍起奸奴 野道追蹤欣逢舊友

可疑之人江平便親到上海來考查一切恰遇上海警署正發現在楊漢雲和王靜佳的事故接着又收到李雲龍寄來的密電便匆匆往真茹鄉村去捕捉罪人宋明所說方楚生之事竟從此放下不題江平見了便在上海住下預備等候警署中人回來時一觀究竟再行考議方楚生之事不料第二天早晨人尙未回忽接到蘇州警署急電道楊玉纖家中的老僕白卓忽於昨晚逃走盜去什物甚夥江平不覺大驚忙趕回蘇州即刻到楊玉纖家中先將白卓逃走的情形問了一番得悉白卓夜間尙在室中次早即行不見計盜去屋中細貴物件價值約莫在六七千元左右後將玉纖房中衣櫥打開翻拋遍地不知道究係何故江平聽了便又將室中形迹細細考驗得悉白卓由樓上用繩繩入玉纖房中即從玉纖房中走到後面園內翻牆而出所可怪者那足跡到了園中一面石桌旁邊忽

一記血洛珠明一

然雜印了許多像是久經廻旋於此地的模樣江平甚是不解因留心在石桌四邊細看後來看到石桌右邊有一塊石板微現縫跡心中不覺觸動機關忙用手將那石板向上一扳不見扳動再向旁一推那石板果然縮了進去裏面馬上露出一間石室來江平急縱步走入只見裏面布置得楚楚有條似乎不久還有居人在內但是什物拋散遍處彷彿居者行後又有人入內尋找的樣兒忙回身喚伴娘等一同走去觀看大家都覺吃驚伴娘此時忽然記起玉纖那夜悲哭也在此地便向江平說知其事江平便覺不解凝思了半晌卽回到警署內同幾名包探商酌一番第二天天江平清晨起來改裝扮做一個馬夫模樣駕了一輛馬車在蘇州市上往來奔馳留心偵察一切也是這案合當破露這天江平在蘇州各游人繁多的地方往來鎮日却並未找出一絲形迹到了晚上江平忽然心

第二十六回 蕭牆多變禍起奸奴 野道追蹤欣逢舊友

一記血洛珠明一

中一動暗想這案情根源雖似在蘇州城內但一班兇犯必不肯在熱鬧地方行走便改變方針將馬加上一鞭向僻靜街市上轉去果然事有湊巧江平纔轉入僻靜街上不過一點多鐘正走到一條金闌街上忽聽後面有人高聲叫起車來江平忙將馬勒住回頭看去只見匆匆的跑來兩人都穿着一身的黑衣手中各提着一隻大皮包邁步如飛一直跑到車旁來不及招呼便一同跳進車中連聲催江平加鞭向前快駛江平這時已將兩人當中的一个認清心中十分驚喜暗想這人不就是以前在東吳大學讀書和這案很有關涉的那個方楚生麼今天怎麼做出這般行徑內中必大有原因忙連聲答應道是……便嘩喇將馬加上一鞭向前直跑轉眼間已跑出蘇州城外街市到了鄉村地帶江平正思勒馬回問只見兩人已高聲招呼江平將馬趕到傍邊一條小路跑去約莫有半

一記血浴珠明一

里路遠近走到一叢樹林旁邊二人便呼令停車一同跳下車來匆匆付了車錢頓時如飛穿向樹林中而去江平見狀心中甚爲駭異正想設法追蹤一回頭忽見後面又如飛的來了兩人穿着鄉村農夫衣服一直趕到車前將江平看了一眼便也一同穿入林中去了江平這時看這兩人之中也有一個人非常面善不過倉卒間記憶不清忙將馬帶回加上一鞭跑到近處一座鄉村尋了一戶人家將車馬寄放好了便回轉身來放開雙足一直奔向樹林之中趕去這時候已是深夜十二點多鐘了一鉤新月垂映深林隱隱的望見前面有幾條人影疾馳如箭忽隱忽現江平那敢放鬆忙脚步加紧望塵狂追看看走有半里路遠近一抬頭看那前面的幾個人已經不見方楚生等兩條影兒只剩下後面農夫打扮的兩人站在那村莊附近一株大松樹下低低的交頭接耳不知道他們商議

何事半晌忽見兩人掉臂舉足各自分馳一齊奔向莊後去了江平看見這種情形趕緊走出樹林隨着左邊的那個人輕輕的轉到村莊後面但見那人已經躡手躡腳走到一家後牆之下從身畔拿出一具繩梯翻身爬了進去江平暗詫道這人莫非是個行竊的小偷兒麼忙也從腰中取出繩梯隨在後面翻入短垣趁那人不曾看見便伶身伏在牆內一顆小樹後面定睛看去只見那人已又用繩梯跑到這人家屋上而去江平這時正想站起身來舉目縱觀忽見這人家的後門呀的一聲打開從裏面走出兩個人來一個年紀約在五十以上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隨行隨語聲音十分細微後面又有一人便是方纔和方楚生同走的兩人跟定老者一直走到牆邊一塊太湖石旁立住便聽見那老者低低的說道漢雲你們兩個人路上來時有沒有人看見呀……再則楚生到這裏來

一記血洛珠明一

可有別的什麼意思嗎。只見那人答道：叔父放心，我們兩人在路上十分留心，並沒有人看見。（哈哈對不住，已經有三個跟着尾巴來了。）楚生這番跑來，因為我前天曾對他說出叔父生存的細情，他便十分驚喜，急欲一見。昨天又得着玉纖妹妹的一封信，他更欣樂萬狀，並且他現在所處的地位也十分危險，所以方纔來的時候和我商定，情甘拋棄家庭的幸福。隨叔父往華北一行，叔父儘管放寬心，萬不會有什麼意外事故發生。但有一件楚生方纔在路上和我說起，鄧洛普他切齒深恨那廝，據說在真茹鄉村間的時候，鄧洛普曾對他用出種種欺誘的手段，看來一定不是善類。於今忽然親身送玉纖妹妹到這裏來，祇怕內中另有別種惡毒的計策。叔父必須特別留心防備，纔是……說着還想再往下說去，就在這個當兒，猛聽得屋內吧的一聲，好像手鎗發响，接着便又聽得一

一記血溶珠明一

聲。哀。叫。這。兩。人。早。同。時。失。口。噯。呀。叫。了。一。聲。轉。身。如。飛。跑。進。屋。去。但。又。聽。得。屋。內。連。聲。叫。喊。一。彈。指。間。忽。從。裏。面。跑。出。一。個。龐。然。極。大。的。怪。物。來。看。那。樣。兒。似。人。非。人。似。獸。非。獸。遍。身。茸。茸。的。生。着。黑。毛。兩。隻。圓。眼。大。似。銅。鈴。四。足。行。走。如。風。一。直。奔。出。短。垣。外。面。去。了。隨。後。屋。內。匆。匆。忙。忙。的。趕。出。幾。個人。早。已。不。見。那。怪。物。的。踪。跡。大。家。正。在。齊。聲。叫。怪。說。聲。遲。忽。然。又。聽。得。牆。外。吆。喝。一。聲。那。時。候。馬。上。嘆。嘆。的。從。四。面。翻。進。來。了。十。幾。個。人。都。是。短。衣。緊。身。窩。蜂。般。將。屋。內。諸。人。團。團。圍。在。核。心。屋。內。諸。人。雖。然。不。甘。屈。伏。死。力。抵。敵。怎。奈。衆。寡。懸。殊。那。裏。抵。敵。得。住。不。到。幾。分。鐘。早。一。個。一。個。的。跌。倒。地。上。被。這。羣。人。用。繩。索。一。齊。綑。綁。起。來。江。平。這。時。伏。在。那。棵。樹。後。看。得。十。分。明。白。心。中。暗。想。這。十。幾。個。來。人。莫。非。是。上。海。派。來。緝。案。的。警。務。人。員。麼。但。是。怎。麼。不。穿。公。家。的。制。服。正。大。光。明。的。叩。門。直。進。却。在。這。黑。夜。

一血記 洛珠明一

中翻垣而入。做出一番閃爍詭異的行徑。看來決非良善之輩所爲。這般一想便欲奔上前去幫助屋內諸人協力抗禦。後來猛一轉念忽然記起屋內諸人除開那老者並不相識。以外餘下像方楚生楊漢雲鄧洛普等都是案中應當逮捕的罪犯。況且自己此時又是孤身獨影手無寸鐵。萬不能和十幾個人相敵。這般一想便又縮回身子袖手旁觀。心中倒反慄慄恐懼起來。深怕藏身不密露出形跡被那些人看見。大爲不妙。連忙仍舊蟠伏在樹後。斂氣靜聲不敢稍微動彈。不料江平雖則自己不敢動彈。忽然在他頭上却有一個東西蠕蠕的動了起來。江平不禁大吃一驚。魂靈兒飛出竅外。險些失聲怪叫。忙回頭一看。原來是一條繩索從垣上垂下。正拂在他的頭上。心中大爲納罕。忙再抬頭細看。忽見垣上伏着一個人。不住的向他招手。似乎催他快些逃出牆外的意思。江平見了心中。

一記血浴珠明一

不覺又驚又喜當下也來不及三思連忙站起身來趁那邊諸人正在交門細捉無暇他顧的時候急攀援着那根繩索縱身翻出牆外看時只見方纔在牆頭向他招手的那人已經頭也不回的向前面叢林中走去江平忙緊緊跟隨在後一直走進一座大叢林中方見那人止步站住江平便走近那人身旁定一定刷抬眼上上下下的打量只見那人穿了一身黑色工人的衣服一嘴連顫的花白鬍鬚看來面目陌生生素不相識倒不由呆了一呆怔怔的望着那人無言可說半晌忽見那人嘆噓的笑了一聲伸出手來緊緊的和江平握了一握笑道江先生別來無恙啊……江平驚疑之餘猛聽得這聲音甚是耳熟心中怦的一動忽然記起不禁失聲驚呼道喲呀您不是程不青先生麼……怎麼也會跑到這地方來了哪……列位看官在下寫到這裏陡然將個已經銷沉日久的程不青蠶

一記血溶珠明一

地抬出直如那飛將軍從天而降想列位必定同聲叫怪倉促中覓不出個中的原因來在前幾回書中在下雖曾將程不青未死的機關約略洩漏一二而其何以未死何以得生何以忽來在此地却因一枝筆忙於記載他事絲毫未暇說起如今突如其來列位心目中少不得便覺這一件事過於突兀驚人不大近乎情理但是在閱者目中雖覺得近乎情理而在著者心中却大費些經營列位不信只看我著書的將這枝筆稍作盤旋却要將程不青何以未死何以得生何以忽來在此地諸多不近情理的事一剎那間都會變成有情有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記 血 洛 珠 明 -

第二十六回 蕭牆多變禍起奸奴 野道追欣踪逢舊友

第二十七回 峯回路轉祕窟追蹤 水到渠成羣兇授首

一明珠浴血記

話說程不青究竟何以未死何以得生何以忽來此地雖然列位看官至今未悉前因急欲一閱下文無如在下此時正在詳述本書凶人就獲案情透露各種緊要關鍵的當兒萬不能避重就輕捨本逐末再去節外生枝況且目前程不青和江平二人正在那樹林中絮絮密談當此密雪以後霜風嚴緊之際在下爲尊重人道主義起見也萬不忍綿綿滔滔提那舊事却將他兩人撇在冷森森黑沉沉的寒林古道上久不開釋有這兩層原因所以在下只好暫且書歸正卷仍舊將程不青過去的事迹擱在一旁稍緩片刻再說請列位看官不必性急要知道這部明珠浴血記是與衆不同的奇情小說後面還有許多更笑兀驚人的事實更不近情理的情理哩閒言少叙——却說江平當下已經將那人認出是程不青。

一記血浴珠明一

第二十七回 峯回路轉祕窟追踪 水到渠成羣兇授首

心中十分驚喜。連聲追問他怎麼來到此地。程不青滿面含笑。不待江平說完。便搖手道：江先生此刻也來不及細談。我們先去緝獲凶徒。要緊！——我以前的事迹多著呢。且候日後閒空的時候再和老兄暢談一切吧。江平點頭答應。程不青便又說道：江先生你方纔來的時候不是駕著一輛馬車麼？於今放在那兒呀？江平忙指著林外村中相告。程不青忙道：既然如此。就請你快快的趕到村中。駕上那匹馬。趕回蘇州警署去。即刻喚幾十名得力的警察來。將這一羣惡人一鼓成名。務必不使他們得有一大僥倖漏網。這幾件要案方纔能殼一齊破獲。不政再有什麼遺憾。啊！說著便催江平快些動身。一路走著。一路又說道：江先生時候已經不早了。您要快去快來。千萬不可失去這個絕好的機會。稍一遲誤。只怕失之交臂。那就真個可惜的。我此刻還要和李先生有別的要事。準定十分鐘。以

一記血溶珠明一

後仍舊在此地等你吧。江平連忙答應。一聲是極程不青方回轉身大踏步如飛穿入林中最深密處去了。江平不敢怠慢便疾疾走出林外到村中取了那匹馬翻身跨上重重加上一鞭飛也似的奔到蘇州警署立刻喚齊了三十幾名精悍的警察率領著一路趕向這林中而來到時恰好不過十分鐘只見程不青已拉去了假鬚漏出本來面目站在那裏連連招手帶著衆人一直穿入林中約莫有百數十步遠近程不青方纔立定江平忙用目看時只見四圍樹林叢雜中間忽有一方丈餘的平地那平地上矗立著兩人都是一身黑衣手中各拿著一隻電筒像在那裏等候什麼人似的江平留心看去都非常面生素不相識再向那兩人旁邊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只見兩人身旁有一棵樹上忽縛住一個怪物遍身黑絨絨的長毛鷹爪虎足頭大如輪正是方纔在園中所見的那個怪物這

一記血浴珠明一

第二十七回 峯回路轉祕窟追蹤 水到渠成羣兇授首

時候。不知道怎的忽然會被人縛在這棵樹上。掙扎不脫。動彈不得。簡直一點本領也施展不出來。那兩隻明燭。比電燈還光芒。射人的眼珠兒。已經被人剜了出來。只剩下兩個大黑洞。江平看見這種奇笑的樣兒。心中十分驚異。正待動問。只見程不青早邁步向前。將林中那兩人引來。向江平互相介紹了一番。江平這纔知道那兩人中一個有鬚的便是那專探此案。赫赫有名的私家偵探李雲龍。(李先生別來無恙。一去便如黃鶴。行踪不讓神龍。真個偷懶已極)那一個便是李雲龍。前項向上海警署中借用的一個少年警士。名叫殷勤。連忙上前見禮。說了幾句。久慕渴想的客氣話。接著便問這棵樹上縛的是個什麼怪物。但見李雲龍呵呵的笑答道。江先生這並不是什麼怪物。却便是這件案中一個起根釀禍的。鼠子。惰嘻好大的鼠子。我却從來未曾見過。豈惰煬帝小名阿廢之化。

一記血浴珠明一

身耶」江平聽了更覺茫然不解正好比翠屏山潘老丈說的你不說我還明白些你一說我就更糊塗了方思再向他細細詰問這時候忽聽得遠處一陣吆喝之聲漸向林中而來李雲龍忙招呼衆人一齊伏下聽那人聲漸漸的近了接著便見一羣人各執著火把兵器蜂擁而來在林中四下搜尋暗中望明處甚是清晰正是方纔在園中的那羣匪類江平忍不住就要督率手下的警察躍出開鎗李雲龍急低聲囑咐衆人少安勿躁切莫聲張只聽得這羣人當中有一個口裏詫呼道「咦奇了……難道就會飛上天去了不成總是你們太不小心讓他跑掉了留下這一個禍根真個不當要處將來只怕苦頭有得吃呢……」嘻實在可恨已極不過據我看來大約總還跑不了好遠必定就在這樹林裏面躲著我們再仔仔細細的搜尋吧必須捉住了方纔罷休……說著便向李雲龍等藏身

第二十七回 峯回路轉祕窟追蹤 水到渠成羣兇授首

的。這。一方。走來。不料。就在。這時候。李雲龍。身旁的那個殷勤。一個不留心。忽然一個指頭。碰著手中電筒的開關之處。頓有一條雪亮的光線。射漏出來。剎那間。早被那羣人看見。登時齊發了一聲喊。便風也似的飛奔過來。李雲龍。此時知已走避不及。轉眼間。那羣人看看奔到李雲龍。早縱身而起。口中呼哨了一聲。江平帶領那些警察。虎躍上前。手執槍械。團團圍住。捩機欲放。也是這羣惡人。合當就擒。驀然看見有許多人。從黑暗中跳了出來。已經賊人心虛。吃驚不小。又聽得朝天放了幾排空鎗。更早慌了。手腳一個個無心抵禦。只想自顧。自的四下逃走。在這樹木叢雜中急切之間。那裏逃。走得及。彈指俄頃。已被李雲龍等將那一羣人。一個個四馬攢蹄。綑了起來。李雲龍忙上前點了點數目。便回身說道。這些兇徒方纔來時。一共有十四人。連那做內應的鄧洛普。共計十五人。之多。於今我們。

一記血浴珠明一

只捉住了八個還有七個必定尙留在房屋裏面事不宜遲我們快趕過去一齊捉住方好破這全案呀說罷使立刻派了幾個人同殷勤在林中看守已經捉獲之人自己領同程不青江平等人一直撲到房屋前破門而入舉目看時只見這房屋雙門大開裏面燈火寂然全無人聲心知不妙忙招呼衆人一齊向內尋去依舊人迹杳然但見裏面廳堂上有許多行囊什物翻拋滿地後面園門大開門旁有一間小房內尙堆著許多繩索都像被刀割斷散落遍地心中甚是納罕急再轉身尋到庭上左邊房內只見裏面空空洞洞的絕無一物再往右邊房中看時不由得瞪目咋舌大吃一驚只見房中窗門四啓什物狼藉地上還有直挺挺的一個人僵臥在血泊之中大家一眼看見都失聲驚叫起來忙用燈火仔細照看但見這人年紀約莫有四十歲上下從頸門上中了一鎗穿透後頸而出

一記血浴珠明一

一隻手中尙抓著一條綠色堆絨的圍巾牢牢未放另外一隻手拿著一柄尖鋒短刀銛利絕倫李雲龍雖然膽略過人到此便也止不住驚叫出來這時候忽見程不青邁步上前伏身下去將那死人的帽子取下仔細把面目一看便咦的一聲回身向李雲龍說道李先生真個奇怪極了！——這個人不就是那萬惡的鄧洛普嗎怎麼也會被人暗算了啊……李雲龍忽聽此言也是一怔忙上前伏身看了一遍立起身來揩著額上的汗說道唉慚愧慚愧這段事真個出人意料之外了我看此地必定另有。一位高人開鎗打死鄧洛普救了楊玉纖方楚生等一千人難怪方纔兇徒等那般說法事不宜遲死屍且讓牠放在此地我們趕快向後邊林內尋去必定有所獲見……說着便招邀衆人走出後面小園果見地上有許多足跡向林內一條小徑走去便隨著這足跡一直向前趕去曲曲灣。

一記血浴珠明一

灣看看已趕有半里路遠近了叢林盡處忽見有一塊地面上足跡雜亂好像有許多人在那裏爭鬥過的樣兒再看那地上的足跡只見東一條西一條四散的分開數來共有五條路徑倒把那老謀深慮神機妙算的李雲龍有些爲起難來皺眉略想了想便生出一法命衆人分成五班向這五條足跡追尋了去自己却同程不青帶了數人向中間一條足迹最多的路上追尋看看又趕有半里路了天色已漸將明曉東方微微泛出一片魚白色隱隱約約的看見前面有幾個人影飛走如風李雲龍忙同程不青等竭力趕去漸漸看清前面跑的有四個黑影子猛然間聽得鏑聲連响只見那四個黑影中忽倒了兩個那兩個便又分成兩路箭也似的向左右竄去剛驚看時只見旁邊一叢少林中忽然嘆嘆的跳出幾個人來有兩個如飛的去追那兩人有兩個便俯身下去正擬將地下的兩

一記血溶珠明一

人。結果性命看看時機危迫不閒容髮那兩人剛剛俯身下去想要動手。李雲龍眼尖早看見那兩人中有一個人手執鋼刀將要直刺下去深恐緩不濟急忙大喝了一聲道哇——好大胆的強盜敢在這裏傷害人命。這一喝果然很有效力竟自將那兩人喝得呆了一呆抬起頭來一看認出李雲龍等是辦公之人內中有一個不曾執刀的早將手一揚吧的一聲便有一顆子彈流星般直奔李雲龍的咽喉而來李雲龍忙將身體一偏躲過那顆鎗彈說聲遲那時快程不青在李雲龍身旁也將手一揚鎗彈離膛响聲清脆便見那人已經應聲而倒那個執刀的看見這個情形嚇得魂不附體便回轉身正想向林中逃走這時候忽又見林內大吼一聲立刻跳出一條大漢虎也似的縱到那人身邊只一脚便將那人踢倒在地順手就絅了起來接著李雲龍等也都趕到跟前先將地下受傷的

一記血洛珠明一

三。人。一。看。只。見。都。傷。的。是。脚。腿。部。份。並。不。致。命。這。三。人。中。除。了。那。個。兇。手。
不。識。以。外。這。兩。個。却。就。是。方。纔。在。園。內。談。話。的。那。個。老。人。和。楊。漢。雲。再。向。
林。中。跳。出。的。那。條。大。漢。看。時。不。禁。一。齊。失。笑。原。來。那。大。漢。並。非。別。人。正。是。
那。方。纔。分。道。而。行。的。江。平。所。綑。的。兇。徒。泥。污。滿。面。先。前。匆。遽。未。曾。認。出。後。
來。被。程。不。青。仔。細。看。清。原。來。就。是。案。中。第。一。個。要。犯。黃。天。霸。大。家。驚。喜。非。
凡。便。都。向。前。詢。問。江。平。怎。樣。會。走。到。這。條。路。上。來。江。平。聽。了。笑。著。將。自。己。
方。纔。諸。事。一。一。的。告。知。衆。人。原。來。江。平。與。李。雲。龍。等。分。手。後。便。帶。著。人。向。
東。偏。一。條。路。上。的。足。跡。找。去。大。約。有。半。里。遠。近。忽。見。地。上。的。足。迹。又。分。成。
兩。條。路。來。江。平。忙。又。將。手。下。的。人。分。成。兩。班。派。三。人。向。右。邊。一。條。路。上。去。
找。自。己。却。祇。帶。了。一。人。向。右。邊。這。一。條。路。上。追。來。約。莫。又。追。了。半。里。路。光。
景。忽。走。到。一。條。大。路。路。上。往。來。行。人。甚。多。地。上。的。足。跡。便。紛。然。雜。亂。無。

一記血溶珠明一

從尋覓了江平。將身立定。正自暗暗的爲難。忽見路旁一堆亂草中。陡然爬出一個人來。江平心中驚詫道。這個人不就是昨夜所見那兩個鄉農打扮當中的。一個麼怎麼會躲在這亂草裏面呀。想念時只見那人在草中高叫道。這兩位先生當中的那一位可不是蘇州城裏的江大偵探麼。請快些過來救我一救啊……江平忙答道。不錯我正是江某人。你是誰呀……但見那人笑了笑。便用手將假面具取下。然後說道。江先生當真。你就不認識我了嗎……江平一見不禁失聲叫道。宋先生……你怎麼弄得這個樣兒……說著跑近前去細看。只見宋明右脚上中了一鎗血迹模糊。因此不能行動。忙問他過去的情形。宋明忍痛且不答言。先匆匆向江平問道。江先生此番可是爲捕捉兇徒而來。江平點頭答道。正是宋明又問。一共來了幾人。江平忙據實相答。又將李雲龍和程不青的行。

一記血溶明一

蹤。說出宋明聽了欣然道甚妙甚妙兇徒尊勢力極大非有多人萬難成功不瞞你說我方纔將方楚生殺了出來不料半路上忽被兇徒追到互相激鬥了一場便跑散了我脚上又吃了一鎗忍痛跑到此處真再也走不動了只好藏身在這草堆中眼看著兇徒向右邊那條路上跑去不能擒獲老兄此刻來得正好快請帶了手下的弟兄前往捕住了他們再回來救我吧說罷便催江平快走江平聞言心中大喜忙回身命那一人轉去喚人自己便依著宋明所指的方向趕去剛趕到那一叢小林間忽聽得樹林那邊鎗聲兩响又有人大喝了一聲接著又是鎗聲兩响心中兀自又驚又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記血浴珠明一

第二十七回 峯回路轉祕窟追蹤 水到渠成羣兇授首

一記血浴珠明一

第二十八回 魄態畢呈皮毛未附 驚魂甫定骨肉初圓

話說江平聽得鎗聲心知兇徒必在此地與人抗拒忙縱步穿過小林看時只見地上臥著三人李雲龍等已從遠處趕來有一個兇徒模樣的人正想逃走江平深恐被他漏網疾忙大喝了一聲竄出林外出其不意一脚將那人踢倒綑住候李雲龍等趕到跟前相問便將這些情形一一說出李雲龍聽了忙派一人去援救宋明又派一人留在此地守視這幾個被捕和受傷的人已已便又約同江程兩人趕捉方纔追人的那兩個人正在這時候忽又聽得遠處一陣呐喊聲音接著又咚……咚……咚……的好似鎗聲幾响便見左邊一大叢樹林中斜刺裏跑出一個女郎用兩手提著長裙口中高聲呼救沒命的向這邊跑來後面有一個人如飛的趕著口中連叫——玉纖慢走……程不營一眼暫見認得那人便是

一記血浴珠明一

朱光祖忙招呼衆人上前援救那個女郎並捕獲這個要犯無奈相隔太遠一時趕不上前眼睜睜的望著那個女郎跑到前面一處高坡旁邊一個立脚不定踏著一塊雪後凍透了的土塊陡然向下一滑便驚的一個倒栽葱仰面直跌了下去正倒在朱光祖脚下朱光祖不禁大喜長笑了。一聲便從腰中取出一柄刀來正要動手這個當兒忽又聽得狂叫一聲猛從那坡下躍出一人發狂似的直奔到朱光祖身後攔腰一把拖住爭持之下登時兩個人便一同滾落到坡下去了那女郎方慢慢的爬起身來程不青也已趕到面前先將那女郎救起再命人到坡下將朱光祖綑住又將那少年扶了上來原來就是方楚生已經被朱光祖一刀將他左腳刺傷程不青等正想他去忽又見那大叢樹林中又出來一大羣人自己這一方面先時分派開的諸人此時不知如何聚齊由一個面生人

一記血洛珠明一

引著後面又綑著三人並一個受傷的人遙遙走來李雲龍忙同衆人迎上前去看時那個面生的人便是上海的那位私家偵探魯振標那受傷的是一個小孩子那綑著的正是方纔漏網的三個兇徒大眾看了都十分歡喜李雲龍便開口說道叨諸位的大力兇徒等都已成擒現在可算得大功告成了我們暫且一同回到林中房屋內再講吧說著便命人將受傷和被禽的一共帶著走回到屋內時已經是八點鐘了宋明也已到了許久正用藥治好腳上的傷痕李雲龍忙又喚人到林中將殷勤和所獲諸人帶來先將諸人一一綑好放在後門旁那間小屋內又取出藥物醫治那些受傷的人然後轉身同衆人坐下叩問宋明魯振標到這裏來的一切情形宋魯二人忙先後將昨夜經過的事實一一說出原來他二人自從那天歐洲銀行被盜後各人偵探的方針依舊一個著眼在方楚

生一個著眼在楊漢雲身上。後來又由那小僮阿虎報告方楚生已經私逃。遺函家中說將往游歐美三年始歸。臨行時只帶了一個大皮包。係同楊漢雲一路出外而去。二人聽了心中更有了把握。便又設法四下偵探。得知方楚生同楊漢雲已經趁火車到蘇州。兩人忙又趕到蘇州由車站搬夫輾轉詰問。得知方楚生和楊漢雲已在蘇州一家金闇酒店中居住。兩人喜大喜。便改扮鄉農模樣。在酒店左右偵伺。竟日到夜深後。方見方楊二人。匆匆走出。轉過幾條街。便坐馬車。直向鄉野間奔去。兩人忙盡力飛逐。直到叢林旁。見方楊二人已穿入林中。祇有一個馬夫駕車回轉。兩人忙也穿入林中。果見方楚生等走進林內一間房屋中去。兩人便在入屋後。用繩梯爬上屋頂。設法窺探。這時候魯振標所登係在左邊。由那外邊一棵松樹下商議了一番。（按此正江平所見低語之時）分道馳。

一記血溶珠明一

屋角只伏身看去恰好正望見右邊前後兩間正房只見那前面一間房中正坐著一個肥矮紳士一個俊秀小童都素不相識後面那間房中却有方楚生楊漢雲在內並有一位老人和一個嬌媚的少女但見那老人正站起身向那少女說道玉纖……你不要傷心了如今我們父女已經團圓連方先生也都來了你有什麼話儘可向方先生直說我同你的漢雲哥到後園散步一忽兒就來說罷便同了楊漢雲出房而去房中只剩下這少女和方楚生便見方楚生也站起身來低叫了兩聲玉妹那少女却只是低垂著粉頭拿衣袖抹著眼淚全然不肯理會方楚生便走上前來站在那少女身旁又低叫了兩聲玉妹那少女越發偏過身子去花枝顫動引袖障面一聲不答方楚生急了便伸出一隻手來拉住那少女的衣袖另一隻手搭在她的香肩上滿心指望她回過臉兒來不料那少女

忽猛的將嬌軀一縮又奮力將衣袖一抖立刻將方楚生雙手擺落便伏身在椅背上放聲大哭。登時將那方楚生楞在傍邊如同呆了一般半晌忽然哇的一聲便也放聲大哭起來他這一哭倒將那少女的哭止住了。回過頭來淚眼盈盈的望著方楚生欲言又止方楚生見了忙止住雙淚。正要向那少女細訴衷情就在這時候忽見前面房中那個黑矮紳士在懷中取出一枚銀錶看了一看便隔房大聲叫道楚生兄楚生兄——快請過來我有一句要緊和你說方楚生聽了未答那紳士又連連催喚方楚生方纔緩緩的走到前邊屋中那紳士見了便上前握住方楚生的手一同走到右邊屋中而去轉眼間但見那紳士獨自轉來直奔入後邊屋中硬向那少女用起野蠻手段來……魯振標說到這裏只見宋明忽然搶口說道不錯不錯……那時候我伏在左邊屋上看不見左邊的情況。

一記血溶珠明一

却見鄧洛普將方楚生引到右邊房中便急急的退出身來將門帶上房中暗角裏忽然跑出一個黑殼殼的怪物將方楚生齊腰抱住方楚生正要喊叫那怪物忽將手中一件東西向方楚生臉上一蒙方楚生便昏然倒在地上了……說著江平也插口道果然果然這怪物我也見過的……一面說一面又回頭向殷勤問道喂方纔林中不是已將這怪物綑住了嗎現在放在那兒呀……只見殷勤含笑答道哈！那個怪物麼……我已經將他的皮剝了下來喏喏就在這裏……說時便回身取出一物大眾聽說正暗怪他過於殘忍縱目看時原來是用獸皮做出的一個東西胸前密密的安著許多排扣李雲龍和殷勤手中的兩隻電筒便是牠的那兩隻圓眼衆人看了都不由失笑起來魯振標便又接著說道那時候鄧洛普一直衝進後面房中不由分說便將楊玉纖一把抱住一隻

第二十八回 醜態畢呈皮毛未附 驚魂甫定骨肉初圓

手掩住她的口鼻。一隻手竟向她腰中一直摸了下去……楊玉纖驚魂四散。急忙死力抗拒。怎奈鄧洛普力大如牛。早將她按在地上。一手從她腰中摸出一個紅絨盒兒。看了看。便滿面喜色。同身拿取一柄短刀。抓著楊玉纖的胸脯。分開圍巾。對準咽喉。直刺進去……我在屋上看得十分清楚。甚是焦急。一時竟想不出救急的方法。恰好鄧洛普一低頭。項門正對定窗口。我心中一急。也就顧不得許多。忙對準他頭項一鎗射去。便見鄧洛普立刻撲的倒地。手中還抓住那圍巾。不放。楊玉纖也嚇得暈了過去。這時候前房中那個小童已聽見後邊房中的聲響。忙拔步向後奔來。不料左邊忽竄出這個喬粧的怪物。倏的向他撲去。那小童一見。嚇得魂飛天外。便拚命的一聲哀叫。早見楊漢雲同那老人跑進房來。那怪物便拋下這小童衝了出去。楊漢雲同那老人連聲吆喝。

一記血浴珠明一

回身趕出接著又見方楚生從左邊倉皇趨出向後跑去一剎那間便見後園擁出多人團團圍定方楚生等一場惡鬥……魯振標說到這裏只見李雲龍又搶著說道奇呀！這方楚生不是已被蒙藥迷倒在地麼大凡被迷藥所害的人至少也要一點鐘纔能醒轉怎的他忽又跑出來了呢……宋明接口道不錯我也很覺疑訝那時我伏在屋上明明看見方楚生倒在地上後來陡然那房中燈光一熄就見方楚生跑了出來我心中大爲驚異所以方纔已向方楚生問起據他說他被那怪物用手一蒙香氣刺入腦中便昏昏的倒去後來忽覺額上有冷物一冰鼻中又覺有一種香氣便立刻醒轉恍惚間見有個紅衣入影一閃耳邊便聽得外面吆喝之聲忙爬起身趕了出來我聽他所說甚是不解到現在還疑雲滿腹呢說罷李雲龍蹙眉沉思了半晌將頭點了幾點未曾回答便又回身

第二十八回 醜態畢呈皮毛未附 驚魂甫定骨肉初圓

問魯振標以後的情形。魯振標答道：我那時在屋上看見匪類甚多，知道難以力敵。隨後又見方楚生等都被擒，忙翻到房內將楊玉纖喚醒。救了出來，跑入林深處躲住。正想回身尋著宋先生設法再救，被擒諸人不想纔一轉身，忽見一羣人如飛的向林中尋來。我忙扶了楊玉纖，沒命的向林深處跑去。約莫跑了兩里多路，天已漸漸明曉。我正同楊玉纖縱步前行，忽又聽得後面足聲雜沓，見有四五人疾疾趕來。我便招呼楊玉纖先走，自己忙伏身叢棘中預備和他死力一鬥。後來縱目細看，却是蘇州警署中人心中大喜，忙迎了出去，說明來意，便約了衆人向前尋去。却已不見楊玉纖往什麼地方去了。但聽得那座大叢林裏面鎗聲像連珠般響。我急同衆人趕上前面看時，原來是這三個兇徒同一班警署中人相門。我等便協力將三人拿獲，然後轉回林來。就見列位已捉住朱光祖，救

一記血溶珠明一

起方楚生楊玉纖了說罷李雲龍點頭稱幸半晌忽然眉頭一皺又向魯振標問道魯先生老兄救楊玉纖的時候所看見的那個紅絨盒兒老兄可曾拾起麼魯振標怔了一怔道這個……我那時急了倒未曾留意但是我實在親眼看見鄧洛普將那盒兒收入懷中想此刻必定還在他的身上我們再去一找就得了說著便同李雲龍起身走到右邊室中忽見楊子湘負著傷同了楊玉纖楊漢雲在屋內四下奔走不知道尋些什麼見他二人前來楊子湘便立住身向魯振標問道恩公昨晚救小女的時候鄧洛普搶去小女一個珠盒可曾看見麼魯振標吃了一驚道見過了的確在鄧洛普懷中藏著你們未曾在他身上找一找麼只見楊子湘哭喪著臉道那裏有呀豈但他身上連這房中都尋遍了簡直踪跡全無這便怎麼好呢不瞞二公說這個盒中兩粒明珠關係著人家一項鉅產在

內我以前九死一生用盡百種方法指望保全此物歸之原主不想如今到底還是失去這便如何是好啊說著長歎頓足愁悶不已魯振標見了怔怔的只是叫怪只見李雲龍蹙眉半晌開口說道你且不必著急還是細找爲是我也知道你這珠盒的歷史不必細說（方欲及枝忽又飛去作者狡滑乃爾）但我問你一句你這珠盒怎麼鬧出無數假的來了啊楊子湘歎了一口氣道還不是爲要設法保全深恐被人竊去纔做出這些假的來亂人耳目呀可憐我爲了此物連我這個女兒玉纖面前都是用假的哄著她直到昨天方纔將真的交與她了没想到她手中祇有一天便失落了真個教人恨殺急殺呀說著又連連頓足楊玉纖早急得哭了起來半晌李雲龍又說道莫急莫急我看此物總一定可以尋轉且回到上海去且說吧好在兇徒都已捉住我們諸人又都在此地萬不能隱

一記血洛珠明一

藏此物的總而言之這內中必還有一個神妙不可測度的奇人奇事。日久自會出現的。啊說著便同魯振標出外與大眾商議了一番。同將衆犯押到蘇州警署中說明一切。然後乘火車載回上海辦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記血溶珠明一

第二十八回 醜態畢呈皮毛未附 驚魂甫定骨肉初圓

第二十九回 述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話說有一年（此三字破空而至令人一時惘然迨後回龍顧祖方知其妙）在中國領海和隣近日本海的洋面上正當月黑星稀之際忽地湧起一片激鬥之聲炮响如珠末後又聽得霹靂連聲海水如沸大似水雷轟發到了第二天明看時只見海上有幾艘巨艦高懸著黑色旗幟（按海上懸黑旗者都爲盜艦）已將三隻中國的兵艦擊沉艦中人都葬溺在萬頃波濤之中祇有兩人還浮飄水面往來游泳未卽淹死盜艦上人便將這兩人救了起來縛入艦內見了盜首問清兩人的姓名一個喚做黃龍一個喚做張祿當下將兩人閉在一口艙中教人勸說他們降順兩人到了這步田地也就沒有別法可想只得俯首服從聽盜魁的命令後來漸漸便被派在盜艦中執有事體那時盜艦又在海上刦了一隻商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二十九回 迹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輪擒住男女二人。那男的喚做楊子湘。乃是江西商人。那女的祇知道姓金。大家都叫她做金太太。生得美豔絕倫。儀態萬方。乃產生美人最多的蘇州人氏。盜首見了便慾念大動。硬用暴力逼迫向她求歡。無奈金太太那時已身有胎孕。甘拚一死。執不肯從。那盜首已經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深恐她真個人急懸梁。夢想成空。倒不敢過於威脅。但是眼望著這一塊近在嘴邊的肥羊。又不肯白白的犧牲。便改用懷柔手段。命那商人楊子湘代做說客。向金太太婉轉勸誘。金太太知道難以理喻。祇可智取。也就不再嚴詞峻拒。却暫用緩兵之計回答。且待分娩以後再說。那盜首雖然實惠未得。尙幸希望未絕。只好按捺著性兒。勉強聽從。那時候中國政府。因爲軍艦被炸。事變非比尋常。已經雷厲風行。嚴令海防軍隊剿捕甚力。並且專派了十幾艘兵艦。在海洋中到處尋緝。那盜首看見這種情形。

一記血溶珠明一

心中十分憂懼。便將盜艦開駛到青島附近。一座小荒島中藏匿再偷用。小艇將所有一切贓物陸續分批運到江西僻鄉窩家收秘。原來這盜首姓胡名大膽。本是江西一個土匪。歷來爲盜海上聲震一時。各國商輪受害不淺。官廳屢出重賞訪拿。始終未能緝獲。一來胡大膽羽黨衆多。聲勢浩大。二來他機變異常。出沒無方。因此一時無從措手。並且他狡兔三窟。各地都有得力死黨和秘密巢穴。使人不可捉摸。規模最大的一處窩家乃是江西一家有名的世族。當地都不放直呼其名。祇尊稱他做王鄉紳。平時專門和胡大胆狼狽爲奸。坐地分贓。每逢出有事變。胡大膽一羣盜匪便倚他做護身符。一齊隱藏在他家中。外人萬萬疑惑不到。胡大膽等更有所恃。無恐。所以捕緝之人遍覓無踪。盜黨因此得以長游法外。這回情勢嚴重。風聲緊急。胡大胆又帶領手下盜黨一齊躲到王鄉紳私邸之中。

一記血洛珠明一

那私邸在江西遠邑一座小山之內人迹罕到寂靜絕倫外人決不會注意到這地方來那天王鄉紳還特備盛饌給羣盜接風洗塵大眾歡呼痛飲幾乎渾忘却身在患難之中酒酣耳熱之後胡大胆便倣梁山忠義堂的辦法論秤分金論斗分銀取出各種賊物與衆人按股攤派最後分到金太太的財物除衣物金錢以外忽有一件寶物照入眼簾却是一隻小小紅絨盒兒內中有兩粒拇指頭大的明珠寶光四射真要算是件稀世奇珍大眾看得眼紅心黑一個個都想伸手搶奪無奈人多如鯽這明珠却祇有兩粒勢不能一一剖分胡大胆的心理更不願別人享有這種特殊權利但是自己身爲盜首必須收買人心使大家悅服感戴纔能發號施令執法如山因此礙難濫用權威自己硬拿怕日後人心不服團體渙散倒難免貪小失大所以當時心中猶疑不決甚是爲難後來還是王

一記血溶珠明一

鄉紳想出一個主意，命衆人各寫姓名，用拈鬮開彩的方法，禱告神聖，聽不由命。誰有造化，便歸誰拈得。這個方法大公無私，大眾自然齊聲贊成。胡大膽不便獨持異議，也便祇好隨聲附和。這時候楊子湘、張祿等一班人已經降從日久，自然也有書寫姓名的資格。拈鬮時，人人存一倖得之心。不想開了出來，看時，大家都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原來這兩粒明珠不歸他人，偏偏獨被一個了不經意的楊子湘得去。大眾失望已極，對於楊子湘又羨又妬，自然十分的不快。胡大膽更是氣得兩眼發直，恨不得劈手搶了過來。但因身坐第一把金交椅，威信有關，不好意思，自食其言，只好強忍住心頭之火，眼睜睜的看著楊子湘，不動聲色，從容將一雙明珠收入懷裏。除了暗暗切齒頓足以外，更不能有什麼表示。不過從此以後，胡大膽便存了個傷害楊子湘的心腸，每每想將他置於死地，然後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二十九回 述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設法取回這兩粒明珠祇是一時未曾實行這計畫光陰荏苒轉瞬已有數月金太太大腹便便懷胎已經足月臨盆之時却一胎孿生了一男一女芳心借此好得著一種安慰倒也甚覺欣然胡大膽想了想起前約便又叫楊子湘去向她催逼務必要在最短期間實踐諾言圓成好夢不料這時候楊子湘已存了個逃走之心表面上雖然虛與委蛇骨子裏却滿不以他爲然無奈胡大膽雖是草寇出身恰不比尋常一勇之夫居然粗中有細機詐多端知道楊子湘還有家屬在江西恐怕他乘間走脫所以常常派人監視他的行動輕易不許踏出門檻一步這一天因爲金太太的婚姻大事必須仰仗楊子湘做一個月下老人給他們雙方赤繩繫足纔肯派他獨往後園中相勸原來金太太係住在邸後花園中一座小樓上那樓正靠定一面危峯兩邊都是流水繞住住在這裏面就好比光緒

一記血溶珠明一

皇帝被幽禁在瀛臺中。一樣真個有翅也難飛出。胡大膽還不放心。又派了兩人在園中留心看守。凡是金太太的一舉一動沒有不在他們眼中。的等閒更從來不放一個人走進裏面。這一回楊子湘因係奉了胡大膽的特命。那兩人纔放他進去。不料這一放他進去竟大出胡大膽意料之外。輕輕的被楊子湘將看守的兩人殺死。神不知鬼不覺。帶了金太太一溜烟逃了出去。等到胡大膽得知這個消息已經和事實發生的時候。相隔有兩個鐘頭之久了。胡大膽驚詫悼恨不由勃然大怒。立刻派了手下諸人四下追逐。定要將楊子湘等殺死。以斷後患。不想亂烘烘的趕了一陣。不但未曾追著。倒反給楊子湘多添幾個幫手。——原來那天派人追趕的時候。張祿黃龍等也都被派在內。和張祿一路同走的一个人名叫白草原。是盜艦上的一名水手。他跟隨張祿向園後山徑中一直追去。果

然在一間破屋後面發見楊子湘等坐地喘息。白卓急欲建功領賞便想舉槍遙擊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張祿忽然想起楊子湘和自己平日交好的情分腦海中又深深印著胡大膽素常兇惡殘暴的行爲頓也動了一片脫走之心見白卓執槍向楊子湘矇準待放忙從身後伸手將鎗扳住抬起一脚將白卓踢倒在地立刻救了楊子湘等上前匆匆說明本意預備伴同一路逃生白卓見了想了一想便也情願同走大家便一同向前。前面如飛的奔逃不意楊子湘等久錮禁地路徑究竟不熟再加夜黑如漆一時難辨東南西北的方向因此走來走去枉自汗流浹背腿痠足繭大家都已疲敝不堪抬起頭來看時忽又轉至邸宅附近的一座森林之內已被追兵趕上大眾魂飛魄散不顧命的驚惶亂竄便彼此各自跑散楊子湘只抱了金太太那個女兒逃到江西省城默念衆人生死未卜自

一記血浴珠明

己的家人又不知何在心中一急便暈倒街上被站崗的警察上前救醒。將他帶到警署中楊子湘到了這時也便把心腸一橫顧不得那許多立刻將胡大胆等的行徑說出那時各地官廳正因胡大胆遍緝無踪上峯。給限甚是嚴苛江西是胡大胆發祥之地桑梓之鄉更緹騎四出擾攘終年警署中聽了這番報告又驚又喜忙派大隊警察趕到王鄉紳的別墅內激鬥許久纔將胡大胆等衆盜一一逮捕內中只逃脫了兩人一個叫做竇爾墩一個喚做費德公警署中將一千人犯嚴密審訊了一番胡大膽自知惡貫滿盈狡賴無益索性充做好漢侃侃的據實供認不諱便將羣盜移解到按察使署胡大胆被判死刑當卽就地正法其餘盜黨都分別監禁刑期輕重長短不等內中只有兩個尙未成年的童一個喚做鄧竹山一個喚做錢通神因他兩人年齡幼稚並沒有顯著的罪狀便特

第二十九回 述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予末減祇判定有期徒刑兩年期滿馬上開釋還有一個少婦也是江西人氏給胡大胆割來業已被汚身懷大甲她的家人聽見消息前來認領也便當場放出王鄉紳因是簪纓世族與當地官吏素有往來家中又多的是不義之財不妨拿出來四處運動便有當道代他多方關說結果到底錢能通神祇罰他巨額的贖金居然免予究辦……可憐那位金太太自從那天被胡大胆追回自知萬難倖免暗地裏咬牙細思甯爲玉碎毋爲瓦全不讓拿自己清白的玉體給賊人去玷污蹂躪便趁紛亂之時吞金自殺張祿白卓等人却始終無影無踪不知道他們的生死存亡案定之麼楊子湘領受官廳的賞額不下萬金當即尋得他的未婚妻杜氏在禮拜堂內結了婚隨後又將他的同胞兄弟內外埠招回共設工廠倒也獲利甚豐所恨已到中年伯道無兒他兄弟有一子名叫楊漢雲楊子湘。

一記血溶珠明一

便將他當做自己的兒子看待。送到小學堂裏讀書，似這般的生活還不滿兩年。楊子湘善於理財，逐漸居積手中擁貲日厚，竟已佔了江西的富商。一席大爲時俗所仰慕。王鄉紳經過一番挫折，法網餘生。此時也便深悔前非，洗心向善，完全改變往日的行爲。時常跑到楊子湘家裏來小坐，談到舊話，便怨悔萬端，恨不得要尋死覓活。楊子湘抱定宗旨，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不但不忍埋怨責備他過去的種種，反而想出一番話來，深深慰藉他。那時楊子湘還有一個弱妹，正當妙年，依隨阿兄同住。時時和王鄉紳相見，目成心許。彼此居然已結有愛情。楊子湘非常開通，絕不禁阻，很贊成他們的好事，便將他妹子嫁給王鄉紳結婚。多年只生了一個女孩。孩子就是王靜佳小姐。後來王鄉紳忽被友人招邀，一同到江蘇省去，經商舉家搬走。從此音信稀少。接著杜氏和他的兄弟又相繼亡故，楊子湘。

第二十九回 述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一記血浴珠明

形單影隻所以大爲減興那時楊漢雲也已有了十幾歲楊子湘便派他到工廠裏去實習繼續擔任他父親的職務自己便又續娶了一個女人以主中饋光陰似箭忽忽已將十年續娶的女人忽生一子楊子湘欣喜異常給那小孩取名阿蓉大開湯餅之宴遍邀來賓暢飲酒到半酣時偶然大眾縱談到寶器收藏的情形楊子湘一時興至要賣弄他的家私便拿出家中所藏貴重珍玩鋪列在檯子上讓來賓一擴眼界自然這兩粒明珠也在其內當時大眾少不得照例嘖嘖獎了一番也就算了不想從此便惹起禍根來楊子湘起先還像睡在鼓裏一般茫然毫不知覺後來家中忽然疊次有盜賊侵入却並未曾失去一草一木的微物楊子湘最是心細便深爲疑異一天無意中忽見報紙上登有一條重要告白道有大連鉅富金某於去歲身故遺囑中載其妻已有孕因仇讐反目負氣而

一記血浴珠明一

出聞已生有一子今亦將及十年去時曾携去明珠二粒此後有此二珠者卽爲承受此最大遺產之人云云後面簽名的是律師黃三太楊子湘見了這段廣告祇驚喜得暗暗的吐舌不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 記 血 洋 珠 明 一

第二十九回

述往事黑旗翻赤水

幻奇情碧血耀明珠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慷慨論交開門揖盜

一記血浴珠明一

話說楊子湘看見報紙上的一段廣告不禁心中一動。纔知道這兩粒明珠關係之鉅便愈加謹慎。小心。什襲珍藏。又仿曹孟德七十二疑塚的辦法。巧造出四五個同樣的假珠盒。以防宵人生心。或者要發生什麼意外的變。愛好借此迷亂盜賊的目光。果然後來便有梁上君子光顧。將假珠盒盜了一個去。楊子湘纔稍覺放心。以爲從此當可高枕而臥。不致再有什麼特殊的危險。却不料危險之事。偏偏層見疊出。一天比一天利害起來。其中最危險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被人用鐵器從身後猛擊。且喜未曾擊中。兇徒却已逃逸無踪。第二次是有天在街上行走半路上忽有人從空中用巨石向他拋擲。居然也未被擲中。第三次是偶然在自己門口閒站着。突然鎗的一粒鎗彈飛來。將他頭上的一頂帽打落幸虧。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慷慨論交開門揖盜

身體並沒有受傷。自從連吃了這三次虛驚，雖然還沒有受着絲毫的損害。已頓時將一個素來精幹鎮靜的楊子湘弄得魂驚夢噩，意亂心搖。再加上這時候忽地又接着一封密信上寫道：

子湘我兄青鑒胡大膽餘黨俱已出獄。其女亦漸長成羣兇。日深謀熟慮亟欲得一兄而甘心焉。庶幾大仇可復宿恨都消益以利慾薰心。有人助紂爲虐。狼狽爲奸思擾。兄所藏明珠巧博金氏之鉅產。象齒焚身匹夫懷璧禍已迫於眉睫。穿遍設於足前。其危殆甚於巖牆之下吾。

兄稍或不慎，卽踏殺機。慎之慎之。毋自輕千金之身。遽罹不測之害也。楊子湘見了，自然不能不信。不能不防。便愈加憂懼。鬱悶飲食不進。夢寐也。

故人黃龍敬告

一記血洛珠明一

難安晝夜。慄慄自危。皇皇無主。但暗暗焦思苦慮。欲想出一個遠害之方。以爲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祇有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點携家遠避的爲妙。主意已定。略不聲張。便秘密籌畫。布置一切。將所有的各種產業。完全交給一個心腹好友。和楊漢雲兩人管理着自己。馬上携了家屬悄悄的逃避到江南地界。在蘇州鐵瓶巷買地造屋。隱姓埋名。想隨時養晦遠市。離羣與外間。不通聲氣。與世俗不相往來。好安安穩穩的苟全性命。保持殘年。還怕流弊難免後患。無窮。又在後園中。獨出心裁。巧設機關。暗築一座石室。以備萬一。用上面用一面青石圓蓋。祕密非凡。堅固無比。外面看不出一些形迹。外人决不能插翅飛入。家中除了那續娶的妻室以外。更沒有第二個人得知此事。楊子湘以爲計出萬全。心中纔稍稍安定。閒暇的時候。便又留心打聽。張祿和那孤兒的下落。事隔多日。杳無音訊。後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三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懶慨論交開門揖盜

來忽然聽得外人傳說有一個江西人喚做張祿的在大連經營實業樹模偉大擁資雄厚在中國的資本家當中其富竟不亞於美國的煤油大王楊子湘料想或者這個張祿就是從前共過患難的好友心中暗暗欣喜便姑且寫一封信去探問函中祇約略提起過去的舊事不能明說孤兒的一節深恐張冠李戴萬一或有錯誤只怕又招禍端這信去後不久便接到回信果然正是故人張祿並沒有什麼錯誤楊子湘欣慰已極忙再寫信去訴說金氏遺產之事並且詳告自己避害脫險搬到蘇州的許多詳細情由隔了一向又接着張祿的回信也細述他到大連所經歷一切險阻艱苦又說起孤兒業已成立取名金不換現在學校裏受普通教育且喜自幼聰明伶俐頗有幹才將來造就不可限量必能做繼承此項鉅額遺產之人不過目前風潮正急形勢甚惡胡大胆的餘黨分佈各處

一記血溶珠明一

暗地裏鷹瞵虎視環伺在側活動非常現已有幾個人跑到大連切思報復所幸張祿也有一部份勢力尙足以保護金不換不受兇徒的暗害但從前一同逃出的白卓年紀已漸漸衰邁龍鍾顛頽恐怕易遭毒手所以現在教他暫且到蘇州一避以保安全希望能彀加以收留酌量錄用
楊子湘看了此信因白卓已經親持此信前來只得依從張祿的話將白卓收留在家中做一名總管白卓却也十分勤奮並不見得怎樣老朽無能漸漸便深得楊子湘的贊許當做一名腹心看待只是楊子湘老運不佳沒有好久那續絃的後妻忽一病身死楊子湘重賦悼亡飽嘗鰥夫滋味寂寞自憐形影相吊因此傷感過度情懷大惡便閉門寂處不但不問世事甚至連家事也不高興過問大半都依靠白卓替他管理一切自己除了坐在家中的撫弄子女搜閱書畫之外祇偶然一到王鄉紳家中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健慨論交開門揖盜

私。下。和。他。的。妹。子。相。見。外。人。從。沒。有。一。個。得。知。光。陰。迅。速。眨。眼。又。有。幾。
年。之。久。忽。然。他。的。侄。兒。楊。漢。雲。從。江。西。尋。到。蘇。州。來。省。視。叔。父。看。見。楊。子。
湘。漸。到。暮。年。神。衰。肌。減。食。少。事。煩。比。以。前。要。委。頓。衰。老。了。許。多。不。禁。心。中。
深。覺。憐。惜。再。也。不。忍。輕。易。遠。離。膝。下。而。去。便。安。心。在。蘇。州。住。下。自。告。奮。勇。
代。楊。子。湘。經。理。家。事。那。時。玉。纖。和。媯。雲。都。已。逐。漸。長。成。苗。條。明。豔。儼。然。大。
家。風。範。小。兒。阿。蓉。也。已。有。數。歲。牙。牙。學。語。小。鳥。依。人。楊。子。湘。也。就。顧。而。樂。
之。又。得。楊。漢。雲。來。作。臂。助。替。他。分。憂。代。勞。心。中。因。此。大。爲。暢。適。毫。無。罣。礙。
似。這。般。安。然。度。過。一。年。有。餘。忽。然。樂。極。悲。生。好。像。文。似。看。山。不。喜。平。楊。
漢。雲。偶。因。一。事。和。媯。雲。反。唇。相。爭。兄。妹。之。間。竟。大。起。衝。突。鬧。得。鷄。犬。不。安。
楊。子。湘。忙。上。前。喝。住。問。明。內。中。的。緣。故。頓。時。恐。懼。失。色。肉。跳。心。驚。趕。緊。設。
法。將。楊。漢。雲。薦。到。上。海。王。鄉。紳。歐。州。銀。行。中。做。書。記。使。他。離。開。蘇。州。自。己。

一記血浴明珠

便深居簡出將家中的事體一齊交與玉纖掌管絲毫不來過問如此又過了幾個月便像第一集書中那件娘所說的情形接着了那一封催命信——竟好像閻羅王發來的讀客帖子第二天便驚報身故——列位看官你道這楊漢雲因什麼事與嫣雲冲突楊子湘爲什麼那樣恐懼失色肉跳心驚以及他身亡的前一天所接到的究竟是一封什麼書信這三條問題便是這一部書的大樞紐在下若不一一說出敢說看官們萬萬不能知道的——須知這部明珠浴血記開場的前幾回從伴娘口中略敘楊子湘的家世時只說他娶妻杜氏生有二女長名玉纖幼女嫣雲料想直到此時列位看官的心目中也必定仍舊將玉纖嫣雲一雙姊妹花當做楊子湘的親生嬌女却不知玉纖嫣雲和楊子湘的關係恰像現代那些刻專集刊政迹的有錢大老官編叢書提議案的如鯉新名士在

一記血浴珠明一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懈慨論交開門揖盜

表面上看來似乎好看得緊其實骨子裏面却是一團茅草一片爛泥東塗西抹橫拖豎拽或乞隣家之醯或咬他人之矢除了一個姓名以外更沒有一點點貨色是他本店自造的楊子湘所有的兩個女兒便是這般依樣的一幅葫蘆完全像交易所經紀人買空賣空的行徑而且他還是代客買賣的掮客性質何以見得呢原來那位楊玉纖女士便是當初楊子湘從盜窟遁出時所携金太太之女那楊嬌雲也是胡大胆同黨中一個最奸惡的兇徒名叫苟有心的所生因為苟有心和胡大胆等一同被捕以後訊決之下胡大胆就地正法苟有心却判處無期徒刑入獄不久便染疫而死苟有心的妻子年尙少艾在他入獄的時候腹中已懷有身孕苟有心死後便呱呱地產生出一個女孩子苟妻年少家貧急欲擇人改嫁嫌這女孩像拖油瓶般累贅不便就想拿出拋棄在荒野處便可

一記血浴珠明一

以一身了無牽掛不會礙手礙腳了。那時楊子湘的夫人杜氏有一個兄弟和苟妻是隣居得知這事就來告訴阿姊杜氏夫人心腸柔慈深覺悼惜便拿出錢來將這女孩子買回好好的撫育她和玉纖一般看待取名喚做嫣雲後來杜氏身故楊子湘又娶妻生了隨卽全家移居蘇州年久事祕外人都淡然忘懷並且也無人得悉個中隱情這玉纖和嫣雲一雙姊妹花的歷史除了楊漢雲是一家骨肉近水樓臺能知其詳細以外只有王鄉紳略曉一二却不辨她們兩人之中那一個是苟有心的遺孽那一個是金太太的嬌女（宜乎王鄉紳與方楚生信有玉纖爲罪人之女一語燕石亂玉魚目混珠撲朔迷離莫辨真贗也）所以玉纖和嫣雲也都公然認楊子湘是親生的父親不作他想楊子湘也深愛這兩個女兒當做一雙掌上明珠深恐有人洩漏這件舊事被她們聽見或者要傷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懷念論交開門揖盜

感情。因此楊漢雲初到蘇州的時候，楊子湘也在暗中一再鄭重囑咐，不許稍提前言。這時候玉纖和嫣雲都已經有十幾歲了。當此錦瑟年華，破瓜時候，春光大好，知識漸開，而且潮流所趨，已成風氣環境所誘，無限繁華耳濡目染，盡是些研究愛情的影片和實驗交際的課程，少不得漸漸便交接賓友，相約伴侶，出入旋交際場中。楊子湘知道這是新時代的特點，以為也屬人情之常倒也，並不加以禁阻。只暗中留心仔細窺察兩個女兒的性情和行為，但見玉纖端莊溫柔，持重得體；嫣雲却飛揚浮躁，醉心繁華，驕倨浪漫，任性狂妄，每有行事，嫣雲總定有強佔在玉纖之先。楊子湘深恐玉纖利媢雲一般，見識爭持不服，不想玉纖却一點不放在心上，仍舊和媢雲十分親愛。楊子湘看得明白，半記心裏，因此更加鍾愛玉纖。那時玉纖相交最密的朋友，就是那日本士官之女沙田柚子，嫣雲的。

一記血洛珠明一

密。切。好。友。就。是。那。胡。小。姐。和。鄧。洛。普。——列位。你道。這。鄧。洛。普。究竟。是一。個。甚。等。樣。人。原。來。便。是。胡。大。胆。盜。黨。中。從。輕。發。落。的。那。個。小。僮。鄧。竹。山。他。被。官。廳。開。釋。之。後。因。在。江。西。存。身。不。住。便。一。縷。烟。逃。到。江。南。來。仗。着。他。一。向。貼。身。伏。侍。胡。大。胆。等。頗。善。於。馳。馬。擊。劍。便。當。了。一。名。劍。師。賣。藝。過。活。後。來。忽。然。無。意。中。得。着。一。筆。橫。財。頓。時。貧。兒。暴。富。白。手。成。家。大。闊。而。特。闊。起。來。說。來。話。長。而。且。也。是。這。案。中。的。一。個。大。樞。紐。原。來。鄧。洛。普。初。到。江。南。的。時。候。本。來。子。然。孤。身。毫。無。倚。靠。祇。能。借。着。教。授。劍。術。結。交。一。般。無。知。的。紈。袴。好。事。的。浪。人。但。也。都。情。懷。泛。泛。難。託。腹。心。內。中。只。有。兩。人。待。他。比。較。別。人。優。渥。許。多。這。兩。個。人。一。個。便。是。柳。亦。青。一。個。便。是。那。沙。田。柚。子。的。父。親。日。本。土。官。却。也。不。過。將。他。當。做。食。客。看。待。並。談。不。到。什。麼。知。心。至。交。鄧。洛。普。在。這。時。候。水。盡。山。窮。也。便。不。敢。高。自。位。置。只。好。隨。波。逐。流。做。一。日。和。

一記血珠明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慷慨論交開門揖盜

尙撞一日鐘。有一天柳亦青在家中閒居無事，便邀鄧洛普同往青島旅行游玩。約行鄧洛普正鬱悶已極，忙欣然應命，便隨同柳亦青到青島旅行中。他無心忽遇着莫有兩星期之久，方纔興盡而歸。不料就在這番旅行中，他無心忽遇着一個舊識。這人並非別個，就是胡大胆案中在逃未獲的那個費德公。此刻已經改名叫朱光祖，兩人見面之下悲喜交集，感喟無窮。鄧洛普便介紹他和柳亦青相見。祇說朱光祖是江西的富商，將到蘇滬一帶發廣營業。朱光祖又向柳亦青多方術弄，（大凡做强盜的，無不會說大話，無不會術弄人。）柳亦青被他兩人一吹一喝，弄得耳軟心迷，只當朱光祖真是一個闊人，而且是個好人，便竭力挽他到蘇州一游。朱光祖自然毫不推辯，就一同轉到蘇州，在柳亦青家中住下。鄧洛普本來住在一家小旅館內，此刻也就搬來和朱光祖同住。柳亦青是個紈袴少年，家財本富，食

一記血溶珠明一

客素多並不把這區區的小事放在心上却不料因此便平白地讓他兩人攫取了一筆鉅款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慷慨論交開門揖盜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三十回 倉皇避禍泛宅浮家 慷慨論交開門揖盜

第卅二回 劍覓延津心勞二豎 珠還合浦目斷分鸞

一記血濶珠明一

話說柳亦青自從他父親海上陣亡以後便親自管理家事凡是往來的書信和帳務都必須經他過眼這一次因爲出門有兩禮拜之久所以諸事叢集甚是忙碌每天祇在起身的時候同鄧洛普朱光祖兩稍微坐坐便出外有事而去有一天清晨起來柳亦青正在書室裏和朱光祖閒談忽然看門的送進一封信來信封上面的郵戳印明就是在蘇州附近一處小村市中寄發的柳亦青隨手拆開一看不禁怔了半天口中連聲稱奇道怪又翻來覆去看了好一忽兒便拋擲在案上搖頭詫笑道什麼話謎兒和我尋开心倒也好玩得很……說着又拿起來遞給朱光祖道請看這一封古怪的信你是個聰明人可能夠看得懂一句半句嗎……說

時又搖着頭哈哈的一笑便站起身來匆匆的出門去了。朱光祖忙將這一張信柬打開留心細看只見上面橫橫直直寫着許多號碼又有好些古古怪怪的圈點既毫無文法更不成語氣只最後幾行方寫着幾句半真半假的話教人莫名其妙朱光祖也便怔了半天忙又叫鄧洛普過來交給他觀看笑問可知道這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鄧洛普接過來看時只見那信上寫的時

(石石石)

此信關係汝兄弟甚大。留心留心。勿草草視之也。

一記血溶珠明一

除上面這寥寥數語以外信後又寫着亦青弟兄同寶守之八個大字却並沒有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鄧洛普看了幾遍也好比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路兩人相顧茫然都咄咄道怪也是他二人賊運亨通合該攬得這一筆意外的橫財鄧洛普當下雖然覺得這啞謎兒太難猜詳却祇不肯放手心中總以爲其中必有神秘的作用雖不懂是何性質但絕對不會是遊戲之筆默然呆想了半天忽然靈機一動頓時臉上欣欣然有喜色低聲向朱光祖道喂！朱——憑你這一雙銳利的目光可看得出這一封信究竟是什麼人的手筆呀……說時笑嘻嘻的睜眼望着朱光祖的面孔朱光祖又看了好久仍舊將一顆頭搖得和博浪鼓兒相似沉吟道這個我那裏能彀看得出鄧洛普鼻孔裏哼的一聲道寫這封信的也是我們的一個熟人——當初時常混在一起的——你不應該不認

一記血浴珠明一

得。啊。朱光祖。發急。道。我們的熟人也。多得很。一時那裏能夠想得起。你。的意思。以爲是誰。快些爽爽快快的說了出來吧。不要扭扭捏捏的再賣。關子了。鄧洛普。道。朱！我也真叫做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這一筆自成一派的字。再好辨認也沒有——簡直好比註冊的商標。可以一望而知。別人假冒不來的——怎麼你居然會認不出了嗎？只要一提醒。包你就可。以豁然大悟。恍然失笑了。喏。喏。喏。我看這幾個字。好像我們船上那個黃龍的筆迹呀。你道我這話對麼？朱光祖拍着手笑道：不錯。一定是他。但不知他鬼畫符般寫出這些怪字。又變的是一套什麼戲法啊？鄧洛普向他搖搖手。教他不要聲張。一壁廂咬着他的耳朵低低的道：我想這封信必定暗藏有什麼機關關係。非常重大。決不是尋常開玩笑的花樣。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定要參透內中的隱情。說不定也多少有點好處。千萬不可。

一記血溶珠明一

粗心浮氣囫圇吞棗被寫信的一手瞞過……啊是了。你可記得柳亦青。前一向和我們閒談不是說起他家在蘇州鄉下有一處田莊那地方就叫做東山麼……朱光祖點了點頭答道不錯我聽見他說過有好幾次了那地方的確是叫做東山據說很出名的鄧洛普聽了並不做聲只顧獨自凝神癡想了許久忽然眉飛色舞拍着桌子呵呵一笑忙一躍而起上前和朱光祖附耳吃吃私語了片刻朱光祖也便滿面春風一張嘴笑得闔不攏來只有連連點頭的分兒兩人馬上匆匆出外叫了兩部黃包車飛也似的一直趕到柳亦青家下的東山田莊看時彼此暗道一聲徼倖只見那邊果然有個小園園中綠沉沉地有一棵大槐樹枝葉密茂碧蔭滿園鄧洛普大喜便依着信上寫明的號碼東南西北一步步數去果真走到一條路徑便又依照那信上的圈點一尺尺計算過去原來點的

乃是土路圈的却是石徑後來便尋到了一塊平地只見一連有三塊平方的巨大石鄧洛普越發胸有成竹忙喚朱光祖過來協力起開那巨石看時他二人馬上目眩神駭腳痠手癱簡直痰迷心竅喜極欲狂彼此面面相覷不但動彈不得而且微聲不得還是鄧洛普意志堅強比較有點自制之力呆了半晌纔使勁兒舉手打了朱光祖一下仰起頭頸哈哈大笑朱光祖也就直瞪着眼張大着口陪着他癡笑個不已好一忽兒工夫兩人悄悄的商議了一番依舊將那地方掩好回到蘇州城裏不露聲色第二天便掉了一個槍花向柳亦青告辭出來租了一間房屋住下然後設法將各物運回粗枝大葉的估算起來除了內中所有珠寶鑽石等件不計外餘下金銀鈔票也約莫有一二十萬之譜兩人二五一十的剖分清楚先將金錢存放在幾處可靠的銀行中生息（回照歐洲銀行鉅額存

一記血溶珠明一

款一事。）隨又慢慢的在上海蘇州各大商埠開設幾家商店起來。後來朱光祖又與柳亦青合夥在上海開了一家鑽石店。借此好漸漸將手中所有的珠寶設法脫售所得的資財爲數甚鉅。兩人公不然成爲上海的巨富。這時柳亦青還睡在鼓裏見他兩人陡然暴富。祇當朱光祖果然是。一個有錢的富商却不知道他兩人所有的鉅資便是自己那一封不經意的書信。真個是做夢也想不到的。鄧朱二人貧兒暴富起先倒很安分守己。後來積資日鉅便也逐漸的忘却了本來面目。交際場中少不得也漸漸有他兩人爭財鬥富的事迹。那些大賈豪商王孫貴介什麼修花園造別墅。弄俱樂部的一般臭花頭。他兩人漸漸也要學步一二起來當那本恃有這一項橫財。所以揮金如土全不在意。不想錢財這個東西。他的交情最短。從來不肯長久。同一個人要好到底的不上幾年。他兩

一記血浴珠明一

人手頭上漸漸就外強中乾成了個戰勝餘威的日本大帝國了。接着上海市面上忽又起了一番經濟恐慌問題。金價陡漲陡跌。交易所時開時閉。股票往往變得一錢不值。他兩人貪念太甚。恰巧趁這個時期經營投機事業當然大受其害。這一來元氣大傷。便愈覺不濟。漸漸在上海商場上連個日本國也比不上。只成了個國際聯盟席上勉強列在頭等（？）的大中華民國。那表面上雖然撐着一個大殼子。骨子裏面早已精光流離。佛疲頓一百人連個三等國也趕牠不上了。他兩人從前做慣了。伸手大將軍每日飽嘗那貧苦的滋味。倒也並不覺得怎樣難受。但耐這幾年來一交跌在青雲裏。富家翁——富家翁——好似做夢般鬧了。這一陣居移氣養移體怎麼肯坍這個檯面。那一副本來面目依舊去度。艱窘飄流的生涯呢。便暗地商量要爭一口氣把花去了的這一注錢。

一記血溶珠明一

弄了轉來却又一時尋不出怎樣一個趕老寶的生意。自古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又道是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他兩人近況不佳，不禁故態復萌，漸漸就玩出些亂王法壞商業的事來了。（暗指私鑄銅元事）不想這亂王法壞商業的事原來僥倖求售，欺人欺已的一件玩意，從古以來，纔不曾聽見有人能借這東西鬧出十分美滿的結果來的。他兩人利令智昏，一時豬油蒙住了心，費了一肚皮的氣力，鬧了幾年，鬧來鬧去，這個恢復失地的指望還是同我們老百姓眼巴巴的望着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眼巴巴的望着東三省一個樣兒。不過叫做心頭上癩癩口頭上跳跳到頭來，依舊是臭老鼠製香藥，越製越製出個四不像的味道來了。他兩人一向狗咬卵泡空歡喜，到此便着急萬分，暗想別無良法，除非再從那裏將像柳亦青家那注橫財弄一筆來，方可心滿意足，咧從此以後。

一記血洛珠明一

第三十一回 劍覓延津心勞二豎 珠還合浦目斷分離

他兩人行裏坐裏睡裏夢裏都是這發橫財三個字在那腦影裏面打動。事有湊巧果然這時候竟有一大注財產射到他兩人的眼光上來。你知道是那一回事便是金太太家中那本歷史書中交代這金太太祖籍原是江西人氏她父親是江西一員軍官曾經政府調到北方將軍府裏喫過乾俸因此金太太便得與北方第一位富豪金大爺兩相愛悅自由結婚夫妻同到國外蜜月旅行就在日本東京買屋橋居不想好事多磨金太太忽因一事與她丈夫大起口角夫妻間一旦反目情深而恨更深佳偶馬上變做怨偶接着又接到國內一信說道她的父親病在垂危急盼執不許他走金太太一氣就私自攜帶了幾樣隨身的物件內中有兩粒珍貴的明珠背了金大爺獨自乘輪回國臨走的時候只留下一封信道

一記血溶珠明一

腹中現已有孕。此番歸去再來海外。與否殊難預卜。他日如生有子女。長大後必命人送還金氏。卽以隨身携去之兩粒明珠。作爲信物……燕子樓空。鳳凰臺杳。金大爺見了這信。知道她已經鴻飛冥弋。人莫窵。一時也正無可如何。只得暫且放下。想候她忿消怒息。心回意轉之後。買棹重來時。再講不料。金太太就是這一去以後。便音訊杳然。毫無下落。金大爺起先也是正在氣頭上。硬着心腸。漠不過問。後來去日苦多。漸漸就思念這位如花解語。比玉生香的嬌妻起來。馬上打電報回國。問候岳丈的病狀。順便探詢嬌妻的消息。回電轉來道。此人已交卸多年。不知所往。金大爺大爲懊喪。悔恨無及。愴念不已。從此便怔忡憂鬱。染了一病。日漸瘦頓。藥石無靈。不上幾年。就一命嗚呼了。臨死之時。眼看着膝下。猶虛闊內無主。這一筆鉅產。竟會沒有人來承受。想起來甚覺傷心。最後忽然被他想

一記血溶珠明一

出一個補救的方法立卽命人將代自己管理產業的律師請來當面草下遺囑却按着金太太留下的那封書上所說以那兩粒明珠爲憑誰有那兩粒明珠的便可享得這份鉅產假使遲到十五年以後這兩粒明珠還不見有下落便將全產移交中國駐日使館掃數匯呈祖國政府作爲教育基金……這個遺囑一經立下消息自然會洩漏出來頓時擾動了許多貪人敗類窮鬼奸徒一個個紅眼黑心絞腸嘔血都想有這兩粒明珠到手就可以脫胎換骨一躍而爲世界上有數的大富翁朱光祖和鄧洛普便是這一班狠子野心的壞蛋當中最奸巧的兩位人物原來那兩顆明珠當初落在楊子湘手中的時候他兩人在旁邊曾經親眼看見雖是價值鉅萬的奇珍異寶也就非常注意不過自知人微位賤弱勢力孤

一記血浴珠明一

萬萬輪不着他兩人問鼎染指只得袖手旁觀不敢作此妄想後來屢經事變憂患備嘗也便日久忘懷再加自己也業已擁有鉅資境況安樂所以雖然得知楊子湘已經到了蘇州却也沒有閒心重翻舊帳向他交涉這回他兩人正窮極無聊雄遂難道忽然聽見別人輾轉傳說金太太家這件奇事不禁使他兩人將十餘年前的舊事驀然提起便彼此暗中絮絮商議了多時定下一條鬥虎奪乳之計有分教蒐裘終老銅雀藏春的楊子湘愁生白髮禍起蕭牆既驚攘檻中的明珠更痛失掌上的明珠而掌上的明珠又爲了檻中的明珠同氣相殘庸庸自擾生出許多流血的慘劇留下這部眩目的奇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記 血 洛 珠 明 —

第三十一回 劍覓延津心勞二豎 珠還合浦目斷分鸞

第卅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櫃還珠賸將碧血

一記血珠明一

話說兩個奸徒定下毒計先由鄧洛普在沙田柚子家借擊劍結識了楊
嫣雲隨又設法引朱光祖和她相見便用各種聳唆的伎倆愚弄她嫣雲
頭腦簡單果然墮入他二人的彀中就動不動在家中尋事和玉纖口角
起來幸虧玉纖性情溫和凡是婉轉退讓嫣雲却又因一事和楊漢雲大
起衝突恰巧被楊子湘聽見忙喚楊漢雲近前細問原委纔知道嫣雲這
天清早便跑到老僕白卓房中不知道說了些什麼立刻轉到楊漢雲房
中逼着他問家中舊有金太太的那兩粒明珠如今放在何處楊漢雲答
稱不知嫣雲就大肆咆哮道你是我家的總管許多珍物都是你經手收
藏父親已經久不過問如今你忽然滿口回答不知難道還有別人知道
麼看來這兩粒明珠一定是你乾沒了快些好好的交出來便罷否則我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櫬還珠勝將碧血

決不甘休。楊漢雲本來祇一笑置之。後來聽見乾沒兩字便直跳起來。問嫣雲怎樣見得是乾沒。嫣雲那肯退讓。一口咬定是楊漢雲乾沒。於是兩下裏便大大的冲突起來。直至楊子湘出來喝住方纔平靜。楊子湘先將楊漢雲喚進房內。問明一切。不禁大驚失色。忙命楊漢雲退出自己。蹙眉凝思了半晌。便又將嫣雲喚入。在一口箱中取出一個紅絨盒兒。指給她看。道這東西實在是我自己收藏。漢雲真個不知。嫣雲這纔沒話。楊子湘這夜便和楊漢雲商議了一番。第二天寫了一封信。將楊漢雲薦到上海。歐洲銀行去了。自己重又親理庶務。暗中細窺嫣雲的舉動。只見她的行為和往日大不相同。性情也陡然改變成天的出入無常。不知道她忙些什麼。楊子湘因此愈覺驚疑。有一天清晨起身就看見嫣雲匆匆出來。楊子湘忙改粧追隨。在後只見她並不往舊日諸友之會。忽然走到一條最

一記血洛珠明一

僻陋的街上向一素不知名的人家鑽了進去。許久纔走出來楊子湘趕緊回到家裏。心中暗忖。嫣雲這一向必是被奸人唆聳中毒已深利害極大實在深可憂慮。却又沒法挽回。不能明說。心中非常着急。正在這時候。忽又接到郵局送來的一封信。楊子湘拆開看時。直嚇得目瞪口呆。驚魂飛越。看官。你道那信上說些什麼。原來是。

子湘足下。羣兇齊集。大禍將臨。更有內間助之厄。君稍遲便有性命之虞。見字可速至○○街上東偏汚里小巷中。一見以籌避禦之策。勿誤。

故人黃龍

楊子湘見了這信。心中萬分惶連忙依着信中所言。尋到一條陋僻小巷中。與黃龍相見。細將信中所有危急諸事詢問了一番。楊子湘便泣求黃龍設法搭救。黃龍聽了略一沉思。便附耳低低如此如此的告訴楊子。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櫬還珠腹將碧血

湘。一番。又。取出。兩。包。藥。物。交。給。他。收。下。楊。子。湘。便。辭。了。黃。龍。歸。家。當。夜。將。玉。纖。喚。入。房。中。把。日。間。與。黃。龍。所。畫。計。策。一一。告。知。又。拿。出。那。盒。明。珠。和。一。包。藥。物。交。給。她。手。中。(此。包。必。是。解。藥。)自己。便。將。另。外。一。包。藥。服。下。立。催。玉。纖。出。外。悄。悄。的。掩。門。高。臥。到。第。二。天。家。人。因。良。久。不。聞。聲。息。開。門。入。內。看。視。只。見。楊。子。湘。已。赫。然。一。尸。死。在。榻。上。合。宅。登。時。鼎。沸。起。來。僕。婢。諸。人。想。念。起。楊。子。湘。平。日。甚。是。爲。人。和。善。待。下。寬。慈。都。也。十。分。悲。哀。內。中。只。有。玉。纖。却。全。不。傷。感。只。匆。匆。的。辦。理。身。後。喪。葬。各。事。後。來。楊。漢。雲。問。信。趕。來。先。本。撫。屍。痛。哭。哀。戚。萬。分。一。忽。兒。忽。見。玉。纖。將。他。喚。進。房。內。低。低。的。說。了。半。晌。楊。漢。雲。便。也。收。拾。淚。痕。洋。洋。的。好。像。沒。事。人。一。般。只。隨。意。幫。助。玉。纖。安。頓。一。切。趕。緊。將。楊。子。湘。的。棺。櫬。安。埋。入。土。草。草。畢。事。楊。漢。雲。便。告。辭。而。去。臨。走。時。玉。纖。又。喚。他。入。屋。將。一。包。藥。物。鄭。重。交。給。他。攜。去。這。天。

一記血溶珠明一

深夜家人一齊入睡。玉纖便孤身悄悄走到後園之內立候。有一小時之久。遙見遠方有三條人影。綽綽約約的走來。忙開了園門迎接那三人進來。只見第一個便是楊漢雲。第二個便是黃龍。第三個……後面一人。穿著一身壽衣。以袖掩面。如飛而入的便是日間高臥桐棺安埋黃土的楊子湘。一直走進園內來。不及細說別語。只叮囑玉纖每月到園中相見兩次。並備飲食諸物送來。說着便將那石寶機關移動。開了暗門。急急躲了進去。（按此石寶卽前書所云玉纖哭泣之處）楊漢雲和黃龍也急忙回身疾馳而去。玉纖便也轉入室中。從此以後外面的人便都以爲楊子湘不在人間。玉纖姊妹便親身經理家事起來。漸漸的就結識了胡小姐。又在胡小姐家中開茶會時。得與方楚生柳亦青結交。他四人的交情要在表面上看來。方楚生和玉纖似乎不及柳亦青和嫣雲的親密。實在不。

一明珠洛血記一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櫬還珠勝將碧血

知道。內容裏面。媯雲和柳亦青兩人。反而各存異心。玉纖與方楚生。則情絲固結已秘。有白首之約。不過他們都具有深心。含而未吐。所以外人無從得知。罷了。光陰似水。轉眼忽已數月。玉纖曾到園中會晤楊子湘多次。楊子湘細問外間一切事故。見尚無何等風潮湧起。便私自慶幸。意謂禍機已息。却不料這一次的禍機恰如陰風暗潮。無聲無息。悄悄的直湧而來。其初便是。在胡小姐與那黃天霸結婚之時。禍機業已稍露其鋒。原來那天玉纖姊妹。因爲素與胡小姐交好。便約了方楚生、柳亦青男女四人。雙雙前往目視。胡小姐成禮後。玉纖就喚媯雲同歸。媯雲忽然藉故推諉。讓玉纖與方楚生先行回家。媯雲便同柳亦青隨着黃天霸、鄧洛普諸人。他往不知道做了些什麼。直到夜深。纔回到家中。忽向玉纖追問起那兩粒明珠來。玉纖不禁一楞。言語之間。稍爲支吾。媯雲便一口咬住道。玉纖。

一記血溶珠明一

定已將這兩粒明珠私下投贈了情人方楚生。玉纖聽了大驚失色。原來玉纖因楊子湘曾囑以重視此珠言外欲謀奪得珠者甚夥。遂十分留心緊藏。箇中後來有數次出外歸來。忽見室中似有人迹。衣笥亦似覺有人移動。心中甚爲着急。恰好一日方楚生在側。玉纖便將二珠交給他手內代爲收藏。心中始覺稍安。以爲外間必定無人得知。此刻忽被嫣雲一口道破。頓急得無言可答。面上紅白交變。止不住痛哭出來。嫣雲見了愈加聲勢汹汹。立逼玉纖將珠取出一看。並說此珠大家有分不能由她一人暗中送人。玉纖啞口無言。只有痛哭。還是那伴娘和家人等看了不忍。方同入室內。將嫣雲勸出。嫣雲還逼着玉纖。在三日內將珠取回。方纔罷手到了第二天。恰好方楚生與柳亦青連袂同至。真見她姊妹二人。口角便各自詢問了一番。柳亦青遂將方楚生喚入客室中。細問二珠可真在。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檳還珠勝將碧血

他手內方楚生答道果然柳亦青便懇方楚生將珠拿出交與嫣雲方楚生答道珠是玉纖交來倘非玉纖口諾決難妄交他人柳亦青便甚爲不悅責備方楚生行爲固執方楚生便也怫然道嫣雲與玉纖乃是嫡親骨肉何必爲了二珠微物如此不情柳亦青便勃然變色道嫣雲所以定要此珠實因與自己訂有婚約必須以此物爲裝飾之品玉纖與彼旣屬骨肉應當慨然交出成人之義何以如此慳吝兩人你一句我一句便大大沖突起來幸那胡小姐夫婦雙雙走來立將這場惡戰打斷皆告平息從這天起方柳二人便背道而馳盡失舊好對面如不相識方楚生那天要自明心迹便疾將明珠取出親手當着嫣雲交與玉纖並同書面力勸玉纖捨此珠以全骨肉（迴映程不青在玉纖室中所覓得之書）却不想玉纖全然不聽從此以後家中便沒有一日寧靜姊妹二人竟像那不

一記血洛珠明一

宣而戰的敵國明槍暗箭擾攘不息楊子湘在那石室之中便也像那退處洛陽的黨國要人抱頭縮項憂恐萬狀睡不帖席約計有五六個月的光景那禍機便驀地爆發如狂風猛雨破空而至有一天正是楊子湘與玉纖所訂見面之期那天玉纖便徹夜未眠候到五點鐘模樣見家人俱已睡靜（豈料竟有兩人未睡啊）便輕輕的出了房門躡手躡脚一直奔向園中到了往時與楊子湘常見的地方——一棵老杉水下以爲楊子湘必定已在那裏久待不想到時四下一望却全無人跡心中便有些兒發毛忙留心在地下細看只見那杉樹根下面有楊子湘常戴的一副眼鏡拋下在那裏心中愈覺吃驚急忙三腳兩步趕到那座秘密石室前將那青石圓桌撥動露出一切內容只見裏面的電燈尙青光爍爍的照眼欲眩左右陳設依無並然絲毫移易但只空空洞洞的室邇人遙楊子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櫬還珠賸將碧血

湘。此時。已。連。影。兒。也。不知。所。之。玉纖。登。時。駭。得。丸。泥。欲。破。靈。魂。搖。曳。忙。回。手。將。青。石。圓。桌。撥。轉。閉。好。石。門。遂。回。轉。身。在。園。中。四。下。暗。陬。僻。徑。找。了一。徧。依然。聲。息。杳。然。心。中。便。料。定。楊。子。湘。必。已。遇。害。或。被。仇。人。生。擒。而。去。或。竟。毀。屍。滅。迹。但。當。時。生。死。關。頭。必。有。一。番。酣。門。所。以。纔。將。眼。鏡。拋。落。眼。見。得。此。去。萬。死。一。生。父。女。今。生。休。想。再。見。了。不。禁。肝。腸。寸。斷。心。酸。目。楚。便。伏。在。那。面。圓。桌。上。哀。哀。的。悲。哭。起。來。愈。哭。愈。痛。愈。想。愈。悲。神。經。便。漸。覺。渙。散。漸。覺。糊。塗。末。後。不。禁。暈。倒。地。下。直。挺。挺。的。如。同。死。去。不。知。歷。了。許。多。時。刻。方。悠。悠。醒。轉。張。目。看。時。見。天。色。已。微。漏。灰。白。回。憶。前。事。反。覺。茫。然。良。久。始。娘。不。知。何。時。來。在。此。地。也。同。自。己。一。般。形。狀。直。挺。挺。的。暈。倒。在。身。旁。儼。同。死。去。更。大。爲。驚。異。忙。坐。了。起。來。附。在。她。耳。邊。連。聲。呼。喚。半。响。方。將。這。伴。娘。

一記血溶珠明一

叫醒天已大放光明玉纖趕緊攏同伴娘回到自己房中細詢其故方知伴娘如何聞有哭聲如何趕到園中看見一個怪物被駭倒地（具見前書）玉纖聽了更加悲恐越覺楊子湘絕無一線生望便又痛哭一陣方稍休止伴娘便告辭出房玉纖心中暗想父親所以被害而死必還是由這兩粒明珠而起現在此珠在自己手內前途正險來日方長必將更甚於此如此一想更覺慄慄自危不禁站起身來將衣笱打開順手向裏面去取那紅絨的珠盒忽然又口呆目瞪半晌退不出手來原來那珠盒已在笱中不翼而飛了（閱者須憶嫣雲曾入玉纖室中）這一急更將玉纖弄得魂飛魄散心胞一痛喉管一熱便見點點鮮血自口中直噴出來洒遍地上片片桃花嬌軀禁不住要向後倒去忙扶牆摸壁奔到榻上倒頭臥下就大病起來恰遇此時方楚生又回上海嫣雲因已將明珠偷到

歡天喜地。但知每日追逐着鄧洛普等去營謀所計。那裏還有閒心念及玉纖呢。可憐她身邊只有一個伴娘爲之照料。毛病便一天利害一天漸漸就要與鬼爲隣了。大約已有半月左右。方楚生纔回蘇州看見玉纖病狀甚是焦急。多方溫慰。玉纖只是流淚不答。而病更日增。又過了三天來了那個易釵而弁的黃崇嘏。沉疴方霍然而起……且慢本書寫到這裏。閱者諸君想必滿腹疑團。急欲觀其究竟。就是找做書的。做到此處。回憶前事也急欲將諸節交代明白。何以見得呢。本書前幾回中記玉纖病深時。忽有個素不相識撲朔迷離的黃崇嘏。直是活跳跳扁鵲第二。驀地從空飛至不施藥餌爲之立愈其疾。這來已來得奇怪。後來被方楚生撞見。因妬交鬨。雪中奔走行踪閃爍。而血案陡出。彼乃一去無蹤。這去更去得蹊蹺。等到楊漢雲因嫌被逮對簿公堂。他忽又挺身出承爭做兇手。終乃

一記血浴明珠

被魯振標偵破秘密。纔知他先生是位玻璃做的金鋼鑽英雄架子粉黛原形。當堂漏出了真面目來。原來就是王鄉紳的失女王靜佳。種種情節。直可聚成了一個異惑大都會。若不一一交代清楚。豈不令閱者諸君抱了個悶葫蘆到底。這部書尙有何價值。有何意味呢。所以列位固然急欲觀其究竟在下也正急欲交代明白。不過篇幅有限。事實無窮。萬非片刻之間三言兩語就可以交代明白的好。在羣奸業已就擒。明珠安然無恙。父女團圓。姻緣美滿。這都是過去的事實。早在諸君洞鑒之中用不着我再來喋喋饒舌。不如趁這機會暫告結束。至於王靜佳如何與楊漢雲熱戀。王鄉紳何以見鄧洛普畏懼。王靜佳怎樣遠走高飛。楊子湘如何出死入生。黃天霸是何等來踪去跡。嫣雲與王鄉紳又是怎樣被殺。張祿更怎樣的跑來送死。這兩粒明珠將來是怎樣的歸宿。和眼前的眞偽。如何以

第三十二回 入棺出土誤盡白頭 買櫬還珠勝將碧血

一記血溶珠明一

及這明珠以前究有怎樣哀豔歷史。現在還有什麼神祕的妙用。張祿是誰。化身黃龍是誰。改名火車上的老丐是誰。喬裝花園中的怪物是誰。冒充種種身外之身。案外之案。產外之產。天外之天。真正玄之又玄。怪而古怪。列位儘多明眼人。不妨先掩卷細心猜上一猜。假使真個猜牠不着。再來追問我做書的也還不遲。而且格外有趣呢。

